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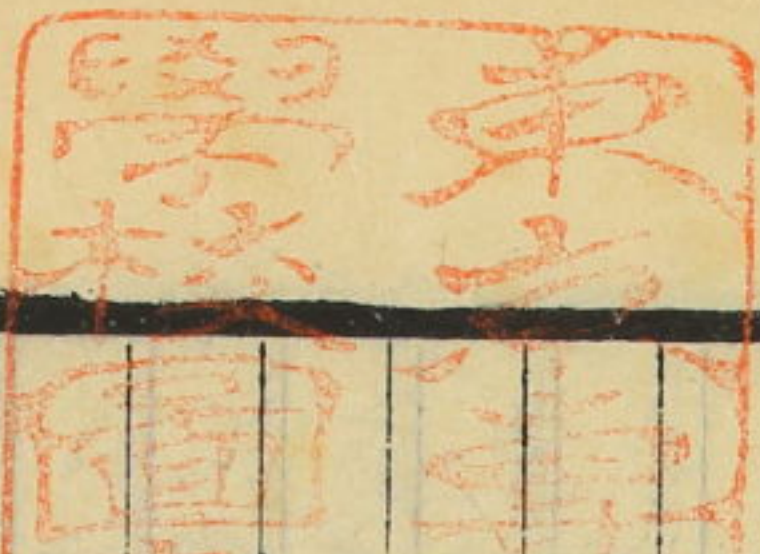


金文最

和
392
16



利
29分
16



金文最卷五十七目錄

行狀 哀詞 祭文 傳

先君行狀 見文雅

姚君哀詞 見文雅

哀先鋒副統詞 見文雅

姚醉軒先生哀詞 見文雅

起兵以遼罪祭告天地文

祭高麗恭孝王文

祭高麗恭睿太后文

國子監釋奠充國公祭文 明昌五年

祭陣亡士卒文 至甯元年 見文雅

祭城隍文 見文雅

祭姬平叔文 見文雅

祭薛威儀文

所錢支
有拘那

王寂

王寂

趙秉文

党懷英

太祖

熙宗

世宗

李俊

王寂

趙秉文

趙秉文

祭劉雲卿文

趙秉文

郭彥卿祭蝗文

李俊民

史冲霄祭清源王文

李俊民

設醮祭亡靈文見文雅

李俊民

設醮祭孤魂文

李俊民

崔仲通祭孤魂文

李俊民

祭飛蝗文

元好問

為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

元好問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元好問

偽齊敕祭唐忠武王渾城文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三

趙秉文

祁忠毅公傳見文雅

穆名缺

白雲庵大論師義公傳

郭黻

師節婦傳井序

李俊民

孟氏家傳孟駕之

王子小傳

王鬱

宗室文卿小傳

元好問

張信甫小傳

元好問

王元佐小傳

元好問

眞靜崔先生傳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四

杜仁傑

金文最卷五十七目錄

金文最卷五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行狀

先君行狀

王寂

先君諱礎字鎮之姓王氏大名莘人也其先出於周靈王太子晉
 之後由先君而上六世祖諱晝宋魏國文正公旦之從弟也初文
 正之父晉公歷顯漢周逮建隆開寶閒卒以直道不容不登大用
 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為公者至文正信然故世
 號其門曰三槐王氏晝為人勇果善騎射咸平初以靈夏之役累
 功遷供備庫使景德中命率所領戍雄州以禦契丹是時鳴鏑滿
 郊每戰輒勝一日輕兵追北夜陰霾迷所向誤墮溺津為遼人邏
 得之羈縻於景州南部落子孫因家焉曾大父文進輕財樂施世
 稱長者大父昇尚書比部員外郎父臣忠崇祿寺丞成州錄事參
 軍卒贈朝列大夫先君年二十七舉進士第釋褐補宏文館校書

金水最卷五十一
郎奉聖州寺判再調忻州秀容縣丞時天會五年王師南伐調發民兵本部以先君主之進攻唐鄧城陷軍中盡俘壯健而殺老弱先君獨取其老弱者數百朝與之會夜即縱去明年凱旋時州境有劇盜高麻胡恃險與眾鳴張莫制先君伺閒夜銜枚破壘掩殺渠魁遲明俘馘殆盡郡以狀聞就遷太子洗馬知縣事俄以成州居喪去職服除攝洺州雞澤令會遼東更置郡縣守令皆取當時治有聲迹者先君擢海州析木令既至則不以窮鄉僻陋鄙夷其民而百事裁以繩墨數月告治舊俗多畜蠱毒殺人以祈富先君爲出秘方轉相傳付所活不可勝計歲滿移知真定府平山縣縣有奚兵主將蕭嘉哩合私釀酒椎牛閒遣奴輩白晝漁奪於市前爲邑者熟視強梗者莫敢治先君盡發其姦賊捕奴之用事者案服抵罪自是脅肩累足訖去不敢犯已而赴行臺吏部當王植王効輩分職銓衡一見先君喜甚曰田吏部知公廉士久欲改官當從此著鞭矣先君辭以疾授定州唐縣令先君退謂所知曰田侯

疾惡太甚怨隙已成其能免乎未幾果起大獄唐爲山中望縣然學校之廢已久先君慨然歎曰養士之源發於鄉黨今吾邑曠數十年訖無一人得雋於場屋是豈風厲之不至耶迺大新廟學延集諸生親爲指授檢責其日課自爾獻賦策名者相繼先是鄰封有狂道士姓慕者妄憑神語陰構異圖既而事敗先君承府檄大索支黨乃獨捕其始事十數人餘置而不問或有持社案名氏以告者先君曰是事了無干涉亟命火去父老至今懷德肖像以祠其後歷中西南京平陽京兆轉運判官往任西京歲平薊大饑逐會之民疾疫死亡相藉於路先君謀及僚屬爲割廩餘日具饘粥以食餓人既而豪宗大姓爭出粟相助賴以全活者十七八先君雅倦游方抗章求去適會命下遷歸德府判官時府帥怙權專恣遇官曹暴甚嘗課諸縣伐冰厚取其值以資公帑先君曰二千石爲天子牧民者也奈何掠民膚髓爲觴豆之奉乎力爭乃罷初自長吏而下皆不悅及旁郡有坐是而黜者始謂先君曰微公幾殆

由是信服事多咨決先君曰吾年如此豈能終埋沒於簿領哉翼
日請老以歸先君天資渾厚胸次洞然與人無秋毫隱自其壯歲
聲聞藹然謂青雲立可致無何跋扈反墮冗調中顧尋常出其下
者踵相躡臺省矣人以爲必不能平先君處之怡然自得性嗜書
卷未嘗去手有詩百篇平淡簡古如其爲人中年以來世味嚼蠟
因自號退翁喜竺乾學從香林比丘悟柔傳出世法歲晚飯蔬衣
褐儻然如僧過故山泉石佳處杖履終日徜徉乎其閒如是者十
有四年一夕奄遺微疾閱數日晨起如平時沐浴易服跣趺而逝
屬纊之後香聞滿室信宿乃歇人皆異之壽八十二實大定丁酉
四月初一日也先君仕四十三年積官至通奉大夫夫人清河張
氏汾州西河主簿孝端之女夫人有賢行爲中外姻族表儀累封
太原郡夫人後先君五年卒男三人曰寂中憲大夫中都副留守
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曰宗修武校尉蚤世曰缺進義副尉前同
監睢州酒孫男七人曰欽哉直哉良哉鄰哉庸哉文哉熙哉女孫

五曰貽余適左國公孫茂曰瑤珍瓊珍弄珍勝珍並幼曾孫一曰
誥孫不肖孤寂等期以某月日奉先大夫先夫人喪葬薊州遵化
縣仁壽鄉靈應山之東原從治命也今謹錄其遺事大概以俟立
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又先君墓銘曰
維盤之東全燕古風淑氣充塞挺生我公厥初受氏周靈王子三
槐之大自然正始公廉且明所莅有聲滅臚破蠱死者復生不肯
俛首甯居牛後惜哉陸沈誰援以手有官建節不爲之衰身體強
健年及期頤乘除得失天意可知棺衾旣具銘旌啟路斂服以常
治命有素納石於壙孝心永慕夜何晨兮閉佳城春復秋兮風宰
樹鉅金之大老兮王公之墓

哀詞

哀先鋒副統詞

趙秉文

皇天賦予一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精
英冒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瞻兮又重之以

修能飛叢矢於指端兮匪絃月而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挈霆突沙陀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從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啟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顙兮氣猶勵而奮征寒日薄於虞淵兮黯流星之墮營且釋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虎舉摧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拔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不生不識兮死諫之誅國殤兮酸余情

淮水集

祭文

起兵以遼罪祭告天地文

太祖

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眾有功不

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

金史

祭高麗恭孝王文

熙宗

惟靈撫有藩封踐修遺訓忠勤著於三世功利被於一方遼爾考終茲焉茹歎式馳使傳往致奠儀庶其有知歆此至意

高麗史

祭高麗恭睿太后文

世宗

惟靈早自慶闕來嬪侯蕃始以婦道相其夫終以母慈保厥子遼違榮養良可哀憐宜加賻贈之儀仍致酒殽之奠貞魂如在寵數其歆

高麗史

國子監釋奠充國公祭文

明昌五年

維年月日具位致祭於先師亞聖充國公爰以仲春上丁釋奠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公德冠四科師表百世仰止宣聖其殆庶幾配會廟廷時惟舊典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會於神尚饗

雁巷志

祭城隍文

王寂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香酒茶果之奠致祭於城隍之神惟神受命於天分職茲土限幽明之雖異課殿最以實同今日祇奉絲綸繕修城郭敢期陰相迺用有成豈惟吏責之可逃要使廟會之無愧尚饗

拙軒集

祭薛威儀文

趙秉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還慨莫予追有人於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歎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詞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飢我父子爾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滄湄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棄我

如遺師既云歿殭坐移時頭項尚暖超昇不宜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於體軟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維德之符

益水集

祭劉雲卿文

趙秉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於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於天而奪之遽耶既昇之才而不昇之壽何侈於彼而獨靳於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暫為御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安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

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為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尙或似之君為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尙饗

滄水集

郭彥卿祭蝗文

李俊民

三日為霖已沐漑枯之渥八月其穫尙虞飛孽之裁方致虔祈遽蒙嘉蔭蓋以至誠而神感遂使大田之稼多無害有秋敢忘昭報肅陳菲薦仰答靈休

莊靖集

史冲霄祭清源王文

李俊民

導流既東書備明乎禹績祭壇而北禮詳著於周官昔者封侯今而王爵善利於物克長厥靈驅雷叱電以張天之威騰雲致雨以澤地之產不愛其寶故時時而效珍所享者誠宜翼翼而懷福肅陳菲薦仰瀆明靈冀有感通曲垂眷佑

莊靖集

設醮祭孤魂文

李俊民

嗟嗟汝魂生何不辰罹此多難道喪生輕時危命賦壽夭所係將軍一戰同為枯骨游魂之變可哀可矜可弔可唁蚯蚓鑽額烏鳶啄面月苦霜白風悲露泣傷心哉時耶命耶何不幸也蜂蠆之毒耶鯨鯢之戮耶彼氣之竭旗之靡耶彼血之流戈之倒耶泰山之哭虎之猛耶桓山之悲鳥之別耶愛人之官鬼之朴耶為人之役鬼之俛耶枕者之尸誰其封耶爨者之骸誰其掩耶嗚呼天地之間人為過客能壽幾何各反真宅何者為休何者為戚雖皆人禍亦乃天厄所棲者魄有兆有域所享者德有黍有稷魂兮不昧宜其來格

莊靖集

崔仲通祭孤魂文

李俊民

佳城馬過益增鬱鬱之嗟華表鶴來徒切纍纍之恨諒惟冥漠不昧英靈肆陳黃籙之筵為指朱陵之路

莊靖集

祭飛蝗文

元好問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夕

氣所召百騰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
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為異政貪墨汝
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沈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
轉死誰拯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遺山集

為第四女配壻祭家廟文

元好問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某謹以家
奠敢昭告於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
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
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
氏先以庚戌八月為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壻
家居龜筮叶占今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遺山集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元好問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昭告
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

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吾家
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蚤達昌運仕
非為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
天功實資內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庶
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貌是熒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
百貫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吳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
內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遺山集

偽齊敕祭唐忠武王渾瑊文

維阜昌六年歲次乙卯九月辛未朔二十一日辛卯皇帝遣武節
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權知丹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兼勸
農事劉議昭薦於咸甯郡王維神昔奮節義為時名臣當奉天之
難唐室傾危致命匡主克殄妖氛載在信史勳庸蔚然故能死而
不朽廟會咸甯英爽凜凜如生有祈必應民受賜焉迺者時雨久
愆官僚精禱挹彼靈祠之清泉遂獲嘉澍稿苗勃興歲事有成長

吏以聞深切嘉歎是用祇遣使人持此名薰式陳明薦庶答神麻
維神其鑒之尚饗金石萃編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三

白雲庵大論師義公傳

穆名缺

濟南素號佳山水距府城三十里因龍洞名者奇秀為眾山甲層
峰峭拔上凌雲霄諸雄勝之所置精舍曰聖游觀愛戀不忍
捨心快氣爽若超出塵外予謂此常人居之乃為
果然有大論師名宗義者俗姓楊氏棣人童真梵行樸古
者歲六周後知濟南和尙大論竦動郡來咨叩請謁者
肩相讓山葺共若谷喜其幽邃清曠為雲舉
終焉之地

佛事為四己貨建窳堵波名曰報恩又為清朗人情勸
怡無附今吾今身八十報請師二十員
世諸佛印十方賢皆敬三十年八十無子稔聞師
言又得實州龍興寺華院德樂道人以濟
南府章邱縣鄉貢進士穆下關皇統癸亥歲四月晦日石刻拓本
師節婦傳井序隆州錄事進士郭徽
自古婦人見於旌表紀錄者不必他才能但孝節貞烈而已

有一於此足以光華彤管歆豔青史若夫陶母斷髮陵母仗劍指趙括以全宗聞會我而歎族三遷示教萬里代征樛木求賢螽斯不妒其先幾之智訓子之慈忠以為君賢而逮下固非常有至於投水求死惡賊斷手臨江負託鄰致養一概之善實有可嘉若蔡女文而無節王妻辯不失貞尚且列於漢傳標諸晉史與今所謂師氏者固有間矣謹錄之以為節婦傳傳曰

同州澄城縣太平鄉雷某妻者姓師氏與夫同黨里婦家世為農十八歲歸雷氏性孝謹年二十四夫早死事舅姑以彌篤姑病且革藥石不效氏潛剖臂肉雜飲食以進病良已居久之舅姑各壽終追養不怠守義謹禮不出戶庭者二十餘年矣夫之猶子雷判利其產密合其兄師遠潛構媒妁私許本鄉楊珍欲奪而嫁之氏初不知也及期強師氏行師氏大驚愕誓死弗許楊及其兄訟於縣誣氏親受楊幣媒妁證之師不得明縣勒氏歸楊氏呼曰天乎

不諒人只乃赴庭井而死聞者莫不傷其冤而咎其縣提刑司上其事請加旌賞尙書省具以奏聞上命賜其美名有司議師氏貞潔足以激頹風端謹足以為婦則介焉如石可列而不可卷白焉如玉可碎而不可緇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謹按諡法能固其所守曰節請諡曰節上可其事仍命縣官致祭焉史臣曰三代之時教化有素自國君之后大夫之妻下至江漢游女皆能以禮自防借無妒忌關雎之化洋洋盈耳及王道衰禮義壞末習旁流于釋老楊墨之邪說三綱五常之道百行眾美之端求之士大夫尙惜不知名節之風替矣兩漢以來匹夫匹婦尙有一概之行者朝廷莫不遂加旌獎以激頹風以勵衰俗然書於史冊者亦無幾才難不其然□□婦人節志有可□□□□之夫□□□□致親迎之禮以防之猶有自辱其身者□□□□終身不易及被誣訴以死自明可不謂之節□□有尊爵重祿以自居一旦臨小利害固不待人□□輕其去就其視師氏為何如哉贊曰

伊雷之妻口師其氏守義終養安貞一紀不幸被誣明心以死悠
悠蒼天不諒人只名動朝廷恩光閭里賜以美諡筆之信史既端
婦則亦告君子澄城縣志

孟氏家傳

孟駕之

李俊民

高祖唐牧字堯臣雲中人也初業儒術擢進士第仕遼為太子洗
馬牛令公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生子彥甫字仲山金運革命廕補
品子後以明法中選知西北路招討司事時有疑獄獄成當棄市
公拒不受命雖怒而迫之莫能奪也後三日得實免死者百餘人
招討公執手而謂之曰子之陰德如此其能無報乎可勉之徙宣
德州司候登州軍事判官享年八十而終子二曰龜曰鶴龜早世
鶴字壽父幼聰敏好學手不釋卷同進士第出身主汾州西河簿
宰宣甯縣進階儒林郎致仕六子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揖
女曰蕤曰賓大師張公之甥也仁更名澤民字安宅性敦厚博雅
不喜檢局與人交豁如也事王父母孝居喪過哀友愛同氣鄉黨

稱焉父亡母病與妻張氏奉侍溫清頃刻不離命醫視藥必親嘗
之以人肉治羸割左臂肉雜羹中而進之母自是善飲食勿藥孝
所感也郡守知之欲聞於朝廷母恐孝子之傷生力勸止之年逾
三十不就資廕折節讀書母罄囊金聚經史以成其志工屬文頗
為進取計有聲於場屋學者從之如林崇慶元年秋魁大同府選
辛巳登進士第調河南福昌簿以廉能稱中外交辟不就世亂避
地於陸渾南山以詩酒自適號雲巖老人有著述聞於世壬辰秋
九月一日卒於槐林平伊陽令周文炳察判盧某備禮權厝焉累
官朝列大夫妻清和縣君二子曰琦曰璘女曰娥歸白登郭文振
琦字伯玉游學齊魯聞貞祐之亂莫知所從璘易名攀麟字駕之
因夢故也自束髮從父訓不經他師指授十三薦名於京師庚寅
擢進士第任陝州州判辟舉靈臺令入補省掾壬辰京師失守隨
回軍渡北橋居河津癸巳抵平陽行臺吳公異禮待之每事諮議
焉內省委管句印造經籍事己亥朝廷以近來文風不振分三科

諸路選試精業儒人監試劉中以贍於才學皆優其等充本府議
事官權宜之職也妻韓氏濮王之後繼母韓氏之姪女也二子曰
史噲曰桂哥皆幼孟氏姬姓魯公族孟孫之後保姓受氏於今不
絕其閒賁之勇舍之約軻之儒光映百世凜然如生裔孫攀鱗駕
之亡其世系自高祖而下得其傳焉又懼其湮沒以前後事略託
所友而記之意者欲文之碑而誌於墓歟或錄其實於太史世其
家歟狀其行於太常議其諡歟將施之於彝鼎如古之所謂銘者
自成其銘歟審如是其志遠且大矣其自敘者備矣尙何言哉然
有美而不聞於世友之過也故不敢不書以俟來者

王子小傳

王鬱

先生名青雄一名鬱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
永甯郡公會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内觀
察使祖彥信邠州宜祿尉父欽山東路轉運使司鹽鐵判官先生
始生之月父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絲囊賜一大鵬且云吾

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繇曰凜凜霜鶚
賜自上穹旣文於外又剛於中法生貴子其應在公他日必作青
雲之雄先生旣生因採其語爲名字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資累千
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
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
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鈞臺得其所著傷魯麟
導懷等賦并楊孝童碑王夢祥哀辭大驚騰書徧薦於諸公先生
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鈞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正
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面宰相聞
其名取所作文章將薦之事中格樗軒皇叔密閒閒朝廷二大老
皆致禮於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游洛陽放懷
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尙氣自以爲儒中俠所向敢
爲不以毀譽易心又自能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
世害然有從事於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

皆執於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
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
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敵誰何使天然之智
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
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
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
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
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
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尖慢浮雜無
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
詩之詳皆成書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
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樂自適不爲世網所羈頗
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完顏璫閒公趙秉文
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游從

最久者曰李汾陽宏道元好問魏蟠張邦直杜仁傑曹居一雷瑄
冀禹錫張介王說王采荅趙著張甫王鑄劉輯李全劉源楊奐胡
權徒單公履呂鯤史環李佖侯策張傑劉郁左坦牛汝霖尤虎遂
烏林答爽僧性英諸公隨得書無次第至於心交者唯李治劉祁
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
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
知所終歸潛志

宗室文卿小傳

元好問

從郁字文卿本名瑀字子玉衛紹王改賜焉父金紫公有中庸集
文卿以父任充符寶章宗試一日百篇賜第朝廷經略西蜀宗室
綱遣太尉中孚之子公輔說吳曦稱藩文卿私謂梁經父言誘人
以叛豈有天下者所宜爲其後蜀事竟不成識者稱焉仕至安肅
刺史影元本中州樂府

張信甫小傳

元好問

信甫名中孚世爲安定望族初以父任知甯環鎮戎三州天會中宋亂渭帥劉錡遁走諸將推信甫攝帥事時左副元帥軍已次宮池信甫乃詣行營約衣冠禮樂無變宋舊則當送款從之卽日事定授鎮洮軍節度使兼涇原經略安撫使改陝西諸路節度使及地入於宋信甫留臨安皇統中理索北歸就拜行臺兵部尙書天德二年參知政事貞元初新都城遷尙書左丞以病乞身出爲濟南尹改南京留守未幾薨弟忠彥字才甫歸國授招撫使世宗朝終於吏部尙書信甫昆弟天性友愛起行陳閒而文雅俱有可稱信甫自號長谷老人才甫季弟某義谷有三谷集傳於家影元本中州樂府

王元佐小傳

元好問

賢佐一名元佐名澮咸平人爲人沈默寡欲邃於易學若有神授之又通星厯織緯之學明昌初德行才能召至京師命以官不拜朝廷重其人授信州教授未幾自免去再授博州教授郡守以下

皆師尊之一日守客澮適中使至中使漠然少年重賢佐名強之酒守從旁救之曰王先生不茹葷酒勿苦之也中使乃止是夕賢佐棄官遁歸鄉里宣宗卽位聞其名議驛召之以道梗不果車駕南渡人有自咸平來者說賢佐年六十餘起居如少壯人宣宗重其人常以字呼遣王曼卿授遼東宣撫使不拜又詔宰相以書招之云阻奉仙標渴思道論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遁林藪脫屣浮榮究大易之盈虛洞元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動天朝推其緒餘足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迹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采薇山阿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等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何益日夜以思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國濟太平今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已下賢尊師重道唐虞重穎陽之節不足道也先生懷寶遺世如某輩之不肖

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
昔商巖四老定儲嗣而暫來東山謝安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
計非特定儲之勢也強敵侵逼又非東魯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
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日乎想先生
幡然而改惠然而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局未
爲晚矣敬聽車音某雖不肖請擁篲而先之書達竟不至遼東破
時年九十餘矣影元本中州樂府

真靜崔先生傳

杜仁傑

先生姓崔氏諱道演字元甫觀之彥口真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
俗韻嘗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
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得其傳頃歸將陵之章
家柴卜棲焉假醫術菽所謂積善之基者富貴者無取貧窶者反
助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人咸德之麤工王彰嫉是必欲致之死
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挽裏偃仆以固封厥吻而去之

彰以爲死矣少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疾作迺如是後亦不
復介意居無何弟子劉志□□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邊人楊涓
畢琳意在有所詰約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埽家
庭閒獲片楮開看迺先生讓二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
路志亨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爲贖扁諸所居之堂蓄詩宛然
留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有類如此當貞祐俶擾挺身南渡因
僑鞏之純陽觀駐鶴未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廿九日端
坐南向而逝俗歲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爲所行所得唯門人
郝志堅獨具其體云贊曰
天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
箕尾解水火遺冠烏導以幡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爲昇天之證吾
讀列仙傳涉此說者是助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蛻閱
千百載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
所傳幸而爲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俾後世不能盡信惜哉

吾復逆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為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吾以為繼耶其業履孝悌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為一區間者遺馬路以燎垣之頌墮楊畢之雪庭之書游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為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為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冥居浩浩乎同造物者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石刻拓本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四

金文最卷五十七

金文最卷五十八目錄

疏 青詞 朱表 榜

靈巖寺寶公開堂疏

失名

靈巖寺滌公開堂疏

失名

請照公和尚開堂疏

党懷英

請琮公禪師住持淨因禪寺疏

失名

請淨因堂頭禪師琮公疏

失名

請印公和尚開堂疏

失名

請秀公和尚住持大覺禪院疏

元光二年

請秀公和尚開堂疏

正大二年

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疏

正大元年

請秀公長老住持大覺禪院疏

正大二年

趙子容之河州贈行糾疏

李俊民

顯真觀重修三門疏

李俊民

請楊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李俊民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李俊民

留請因長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李俊民

請雲長老開堂疏

李俊民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李俊民

張村寺為佛寂滅設齋疏

李俊民

史正之酒疏

李俊民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學疏

李俊民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李俊民

本州廟學築牆疏

李俊民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李俊民

李君卿藥局會疏

李俊民

張伯宜藥石局疏

李俊民

李德方畫十王糾疏

李俊民

葬枯骨疏

李俊民

鈔簡疏

李俊民

鈔紙疏

李俊民

鈔經疏

李俊民

陽城縣楊敬之重修太清觀四聖閣疏

李俊民

段正卿請講師孫仲遠疏

李俊民

喬舜臣酒疏

李俊民

潁陽鎮修宣聖廟疏

李俊民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元好問

清真道院營建疏

元好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元好問

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二首

元好問

曹子歸葬疏

元好問

金蓮社開明疏

玉花社疏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五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段正卿度孤魂青詞

崔仲通祭孤魂青詞

馬子華百日子九成追薦青詞

劉濟之禳災青詞

郡守郭彥卿禳蝗青詞

馮裕之析城山祈水設醮青詞

裴懷誠禳蝗青詞

段正卿新居謝答年豐青詞

楊榮追薦母及姪男青詞

崔時可舉子醮謝青詞

秦贛孟贊追薦婦翁青詞

王嘉

王嘉

趙秉文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孫德為弟男設醮青詞

郭彥卿謝雨青詞

崔仲通中元醮青詞

郭彥卿追薦夫人青詞

秦氏得子後報謝青詞

裴懷誠禳蝗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劉宣撫設醮青詞

張喜千戶青詞

樊守謝土青詞

邱和叔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馮裕之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段正卿祭孤魂榜

崔仲通祭孤魂榜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榜

李俊民

孫講師約束亡靈榜

李俊民

孫講師約束孤魂榜

李俊民

開元寺重修經閣榜

李俊民

碧落治平院祝壽榜

李俊民

結冬開講榜

李俊民

化供榜

李俊民

請益榜

李俊民

設茶榜

李俊民

設粥榜

李俊民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六

金文最卷五十八

疏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靈巖寺寶公開堂疏

失名

今請靈巖禪寺寶公長老開堂演法為國焚修祝延聖壽者竊以丈室駐錫便知祖道之興諸天雨花喜遇禪林之伯判殺誤之公案舉最上之因緣不有能仁難安勝境伏惟寶公堂頭和尚早具鍛金之鑪鑄妙傳出世之津梁枯木寒灰晏坐於千峯影裏騰蛟起鳳進步於百尺竿頭茲緣緇素之依歸有請省廷而允可唱少林之曲調踞靈巖之道場信堂堂龍象之姿赴肅肅人天之會白雲堆裏不妨依舊經行碧眼胡邊無惜斬新拈出永洪睿算廣震潮音謹疏皇統九年八月日疏

石刻拓本

靈巖寺滌公開堂疏

失名

今請滌公長老住持濟南府十方靈巖禪寺為國焚修開堂演

法以延聖壽者

竊以達磨不西來孰能薦祖盧公既南渡始見分枝雖無毫髮示
人要在承風取證例開法施各踞名方厥有濟南靈巖佛寺利洽
鄒齊襟吞克魯二百年叢林浩浩三千里香火憧憧飛閣連宮粹
容金界不期偉匠焉振宏綱伏惟滌公長老守文三代接武四禪
應歷下之機緣續方山之勝蹈遂使白蓮真跡無根而鬱鬱騰芳
青社餘光不鏡而綿綿照世正好高提祖印獨步大方祝吾皇萬
歲之昌圖繼古佛一乘之慧壽謹疏大定二十三年九月日疏石
刻拓本

請照公和尚開堂疏

党懷英

謹請照公和尚就濟州普照禪寺陞座為大眾演法上祝聖壽
者

竊以千百億佛同證妙明二十五輪俱修圓覺正真既立語默自
融然而馳求者將頭覓頭演唱者以指喻指世道交喪源流益微

故對病用藥須賴良醫而運斤成風必歸善斲不離於坐乃有當
仁照公和尚臨濟真宗晦堂嫡派從虎須邊得法向饗頭下乘機
宗說俱通性空雙泯現莊嚴王作佛事開漚蘇門為道場有為而
未嘗為常住而無所住陽春白雪久閱妙音明月清風獨游勝境
不露作家手段誰提古德心宗而況祇陀樹自有餘陰優曇花難
逢一現今則師祖推出叢林聳觀雖堂下從來草深而戶外行將
履滿休慳一雨普潤諸方振揚最上佛乘仰祝無疆聖壽謹疏明
昌六年二月日疏石刻拓本

請琮公禪師住持淨因禪寺疏

失名

敦請琮公長老禪師住持魯山縣淨因禪寺為國開堂祝延聖
壽者

伏以無始以來只笑他人異處有古而下不知大事因緣紛紜末
世邪宗汨沒眾生正見十方幻化莫辨寶華三界虛空誰分影響
伏惟琮公長老禪師具正法眼起大悲心再揚曹洞之宗風復繼

淨因之祖業況昔年清社備嘗為眾求仁今日魯陽何必藏頭露
影既副傳衣之囑居當報國之恩好將本分鉗鎚拈出希奇手段
無勞謙德佇聽潮音謹疏泰和二年九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淨因堂頭禪師琮公疏

失名

今請淨因堂頭禪師琮公為國拈香開堂演法上祝聖壽無疆

者
伏以古錦含春不犯機梭之事劫壺空外甯涉造化之功欲明此
段因緣須假英特之士琮公長老操志孤標已具凌雲之氣遊方
參叩蓋存立雪之心既然得處分明行履不妨穩密烏雞半夜啼
開月窟之門白馬奔嘶相口蘆花之色閒弄金梭玉線綴成無縫
之衣更看木女石人唱起胡笳之曲好箇天然格調堪酬佛祖之
恩宜拈一瓣心香仰祝聖人之壽請示現前三昧正當演法開堂
無煩再四遲疑願作神通遊戲謹疏大安三年月日疏

石刻拓本
失名

請印公和尚開堂疏

謹請印公堂頭作本寺山主任持為國開堂祝延聖壽者

伏以法有無邊之義均度有情佛開不二之門動歸真諦故能仁
以有為闡教達磨以直指明心末法以來開士稀有麤行阿師笑
禪為空寂猗頭參客謗教為思維干戈交持戶牖自闢瓶盤釵釧
俱稱異金酥酪醍醐各誇一味聖雖時遠道待人宏敬惟印公堂
頭幼歷講筵長參性理其饒益足以資後學其談辨足以應無窮
鄉里之所歸依天龍之所回向而況逍遙古刹宇宙福田本羅什
譯經之場實定慧談空之境可違眾欲或墜家風眷圭峯一帶林
泉竟誰為主而曹溪千載衣鉢忍使絕傳願振一音俯矜再請謹
疏元光二年二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秀公和尚住持大覺禪院疏

元光二年

今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為國拈香祝延聖壽無疆

者

竊以人迷正覺恆顛沛於邪途法有指歸乃宣揚於祕範談斯妙

道必候當仁伏惟秀公長老理契環中情存物外挑囊負鉢曾參
立雪之機緣盟耳洗心密受傳鐙之付囑非空非有即佛即心而
況祖父田園正好栽松種竹自家活計何妨嘯月吟風慰茲三請
之懃來祝萬年之壽洗光佛日演唱真乘眾有望焉師無讓矣謹
疏元光二年三月日石刻拓本

請秀公和尚開堂疏 正大二年

惟秀公堂頭和尚六根本淨五蘊原空自在輪刀上陳分明傳法
授衣末世導師衲僧命脈居淨蘭若行佛祖之家風轉大法輪作
天人之眼目無論鼻孔撩天好作腳跟點地真大丈夫具無上智
拈花堂上得微笑之勝尊選佛場中獲登科之高弟況有同聲相
應同氣相成此出世因緣復見古人伎倆拈香作獅子吼說偈敘
祖師禪大哉今日之法筵仰祝吾皇之聖壽正大二年十月日石刻拓本

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疏 正大元年

謹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口口為國開堂演法祝嚴聖壽
無疆者

竊以雲無心以出岫月無意以投江洎知時節因緣且莫藏身回
去秀公長老久蘊元宗一點玲瓏十分道駕三拳輕觸了無蹤一
口吸盡西江水腳跟點地神通顯赫於洞林鼻孔撩天妙用發揚
於大覺設金牛口不比一等骨董禪點趙州茶冷笑諸方磕睡漢
講經受戒豈礙登佛拈錘演法開堂不妨當家話會從前辛苦貴
要大家相諳今日功成直得輝天鑑地說半句偈安四海心燕一
炷香祝萬年壽謹疏正大元年十月日石刻拓本

請秀公長老住持大覺禪院疏 正大二年

謹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為國開堂祝延聖壽者
右伏以九年面壁暗口陰五葉花芳秀少林既是傳燈圖上客龍
口高燕祝當今無勞峻讓攸請來當謹疏正大二年十月日石刻拓本

趙子容之河州贈行糾疏

李俊民

適齊而請難為繼富之周在宋者辭宜有遠行之賸且聞大夫之無者貸豈惟君子則贈以言矧夫易足之廉望有肯來之惠莊靖集

顯真觀重修三門疏

李俊民

昔年樓觀之居幾成而壞今日煙霞之侶既往復來相與合謀共圖起廢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尙虞經始之難須借贊成之力敢希信士同結勝緣莊靖集

請楊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李俊民

伏念白首鵝經頗愧山陰之士青雲鶴駕望來華表之仙某夙業琳宮近經灰劫所願煙霞伴侶風月閒人共堅為道之心庸敝棲真之地伏惟先生主張宗教壯觀元門雖所樂者巖居亦何妨於市隱當如修靜暫辭蓮社而來那在季真更乞鏡湖之賜幸無固拒曲示光臨莊靖集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李俊民

一把葢茅便是開山之祖九年面壁並無立雪之人不舉話頭曷傳心印伏惟堂頭和尚花開震旦雷震叢林每笑古靈放光不許豐干饒舌宜示諄諄提耳之誨以破昏昏無眼之禪行處道場誰非法器寶泉巖下拈起拄杖便行碧落雲閒放下鉢囊且住宜無多讓少振家風莊靖集

留請因長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李俊民

五葉開時不昧栽松之境一庵破後忽來結草之人但恐緣疏豈求旦過隙光難挽講席易終方倦倦乎法中之王何屑屑乎桑下之戀當須摩頂授記何在擺手便行發藥叢林復萃鉢瓶之眾主張教闕載揚鐘鼓之音少屈高懷俯從眾望莊靖集

請雲長老開堂疏

李俊民

竊以團圞坐上共話無生煩惱林中便覽重悟方悵達磨去後卻嫌彌勒生遲試拈一瓣之香為闡三乘之教伏惟雲公長老機鋒

峻捷戒行孤高曾向維摩問禪不許丹霞下著以一則語振祖師
將墜之風於萬斯年祝聖主無疆之壽早陞法席佇聽潮音莊靖集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李俊民

劫火騰空忽碎雨花之界業風蕩地漸摧龍藏之基不救其危將
歸於盡欲復翬飛之勢必須鳩僦之工見義則為當仁不讓量財
助役施雖毛髮之輕隨喜結緣行若邱山之積敢希善眾共啟誠
心樂贊其成有光於後莊靖集

張村寺為佛寂滅設齋疏

李俊民

十方藎若久為灰劫之塵六祖叢林未覩花開之兆達磨歸去後
彌勒下生遲雖鐵石人皆有向道心於瓦礫中誰是說法者因緣
佛事舉似家風暮鼓晨鐘驚破龍蛇之地千山萬水喚回瓶鉢之
流莊靖集

史正之酒疏

李俊民

伏念君子有酒既多且旨眾人皆醉奈何獨醒可以忘憂速宜就
飲聊共孔文舉之客坐莫聽劉伯倫之婦言惠然肯來永以為好
莊靖集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學疏

李俊民

能修泮宮魯美僖公之化不毀鄉校鄭高子產之風天未喪文人
能宏道本縣文宣王廟梁木將壞仞牆未窺牧兒為薪刈之場童
子無咏歸之地思與眾共期於一新是皆好事者為之未見有力
不足者當仁莫讓同氣相求庠序未遑久仰詩書之治弦歌不絕
復還禮義之鄉莊靖集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李俊民

大成教立其尊百世之師釋奠禮行敢忘二丁之享今則仞牆毀
壞廟貌無依雖漢之庠序未遑在魯則弦歌不絕大凡被三遷之
教者有能用一日之力乎得助者多圖功也易梁其壞矣第形安
仰之嗟學果廢邪能免不修之刺儻蒙許可請惠好音莊靖集

本州廟學築牆疏

李俊民

學久不修幾廢大成之教廟雖如故悉摧萬仞之基時然後興文
斯未喪自行束脩以上者豈無一簣之往焉所助者多其成也速
敢希同志共力鳩功

莊靖集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李俊民

鄭校不修舉是在城之子鄒館既假悉為受業之人須鳴其待問
之鐘方鼓此入學之篋漢臣殿元先生吾黨領袖士林範模凡一
卷而立之師不三年而至於穀行束脩以上者就有道而正焉春
暮風零未遂詠歸之志秋涼燈火會看同隊之親無倦發蒙當請
主善

莊靖集

李君卿藥局會疏

李俊民

秦緩未來罕悟膏肓之疾孟孫猶在復何藥石之憂生不可輕命
由所養固嘗媿扁鵲之先見豈徒望叔敖之陰功細詳肘後之方
共濟籠中之物用雖一粒重若萬金知伯休之價平守之不貳受

康子之饋者達則敢嘗

莊靖集

張伯宜藥石局疏

李俊民

未精所業猥叨三世之醫欲濟於人賴有萬金之藥豈云小補非
敢自私

莊靖集

李德方畫王糾疏

李俊民

善惡兩途難逃陰責幽明一致各有司存生而上柱國之榮死則
南面王之貴不寫尊嚴之像曷伸夤奉之誠尙賴同心共求妙手

莊靖集

葬枯骨疏

李俊民

禮備後人奚取衣薪之葬序迎春孟正宜掩骼之時况久慘於毒
痛尤不堪其暴露可為矜恤當其瘞埋庶為亡魂一同薦拔

莊靖集

葬枯骨疏

李俊民

禮詳月令其垂掩骼之文辭按離騷尤重招魂之些蓋所哀者民

命其可後於天時爰收暴露之遺俾及厝安之兆且希同志共贊
陰功 莊靖集

鈔簡疏

李俊民

浩浩元穹密運資生之化冥冥長夜良多不返之魂未知所依是
誠可憫爰軫薦修之念但無幽贊之人與我同誠畢茲能事 莊靖集

鈔紙疏

李俊民

焚紙錢而祭唐之遺事用紙衣而葬周之儉風習以為常俗莫能
易然念鬼神之感豈求享祭之豐不腆冥財曷伸哀款庶能周恤
須賴勸緣 莊靖集

鈔經疏

李俊民

譯而為經作者為聖豈惟貫道之器是亦升天之階將有事於靈
壇可不資於精業仍希善眾共積陰功 莊靖集
陽城縣楊敬之重修太清觀四聖閣疏
李俊民

奕奕靈宮爰做棲真之地巍巍重構忽搖經始之基不救其危將
歸於壞本觀四聖閣者光揚道域威護法門歷歲月而漸深因風
雨而就毀欲復翬飛之勢方圖鳩僝之功莫不聞風而悅之多見
得道之助者宜堅信向同結勝因香火緣中載肅太清之境鼓鐘
聲裏一新華夏之音 莊靖集

段正卿請講師孫仲遠疏

李俊民

初懼多故長昧大方雖存恥過之心未有投誠之地不依法蔭曷
薦愚衷伏惟提點大師洞觀元機表儀羽眾謂此道善於利物况
其力可以回天咸仰登壇無辭枉駕倘垂惠肯何幸如之 莊靖集

喬舜臣酒疏

李俊民

百年能得幾時斗酒可以自勞好向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免使明
月清風笑人不飲况值麴蘖事了何妨指點索嘗肯令座上之尊
空不比街頭之價貴一時勝友共醉新醅 莊靖集

潁陽鎮修宣聖廟疏

李俊民

欲復漢庠雖在未遑之際當思鄭校常存不毀之心念道實在於人宏文豈由乎天喪今茲頴士不負孔門舞雩而有咏歸之風在城尚多挑達之子欲擇采芹之地重修釋菜之儀備禮執經得從茲而北面連年取第庶不減於西城莊靖集

忻州修學疏

代郝侯作

元好問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邁有教無類作人之功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傅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微守名慎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弦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國孫名九鼎字國鎮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歎顧慙小已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况乃元壇並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斂之場化金碧於顧盼

嘖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遺山集

清真道院營建疏

元好問

奉為本菴欲創聖位以為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宏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人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遺山集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任天封疏

元好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仙聖所廬劍飛而古柏仍存石潤而仙蒲未老孰為真隱再暢元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覃劉之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澗水名動漢庭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元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

正是時 遺山集

輿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二首

元好問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眞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
 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振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
 輿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而地滿
 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錐自得壽甯之衣鉢僧嗣壽光明既露難
 擬蓋藏賓主相諳共為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慙從華表之游
 盡革青瑣之舊法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
 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祖父之田園遠歷
 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
 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紆深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
 之勝概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甯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
 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

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
 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緣化
 身合與末法眾生接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
 鶴戀舊窠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倍之權永為皇家
 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遺山集

曹子歸葬疏

元好問

松柏歲寒莫重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忘交
 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閒暇之平生而
 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藿一邱事蓋棺
 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賄賂之文凡我同盟忍忘
 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遺山集

金蓮社開明疏

王嘉

竊以慧燈永照須憑玉藥之光性燭長明決得金蓮之耀內沐三

光之秀外消四假之名步虛攝空探元搜妙洗來瑩淨之鄉出入
芳馨之路各懷珠璧其捧瓊瑤顯要全神須令養氣消通斯訣請
掛芳銜重陽全真集

玉花社疏

王嘉

竊以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陰符經
注云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做神仙起置玉花金
蓮社在於兩州務要諸公得認真性不曉真源盡學旁門小術此
是作福養身之法并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為失錯轉乖人
道諸公如要真修行飢來吃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
要塵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淨兩個字其餘都不是修行諸公各
懷聰慧每日齋場中細細省悟庶幾不流落於他門行功乃別有
真功真行晉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慧打疊神情無動
無作真清真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是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
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若化誘善人入道

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已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伏願諸公早垂

照鑒

重陽全真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五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趙秉文

宿纏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仰
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
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
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蕩
賊鴟張之勢矢貫膂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
迨以義勇達於上聞半歲九遷遂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
糧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
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
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
冀銷黑簿之殞魂度朱陵之府溢水集

段正卿度孤魂青詞

李俊民

民不聊生豈亦自求之禍天無私應蓋由所感之誠爰瀝丹悰仰
干洪造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某立身艱險陟世憂危偶
叨五馬之榮承乏三刀之寄欲使化霑遠邇惠及存亡可堪暴露
之餘猶在照臨之下念就死之地以無罪而隱焉恐不善之殃所
由來者漸矣冀悉夙愆之殄必須大道之依是用精建靈壇虔備
法供肅延羽侶妙釋其科伏望上聖降臨眾真孚祐曲加哀眷開
濟冥途出彼黃泉戒賦融融之樂見夫白日罷形鬱鬱之嗟

莊靖集

崔仲通祭孤魂青詞

李俊民

民雖易處豈無就死之冤天豈私親蓋有感誠之應輒披丹懇仰
瀆元穹伏念臣某遭世艱回脫身荼苦幸延殘喘念及非辜然命
之短修皆莫逃其數爾而理有施報何如此其酷邪庶招冥漠之
魂宜腆馨香之薦謹差穀旦爰啟淨筵萃羽裾之清流釋琳科之
秘旨伏望上真垂祐列聖降臨鑒是哀衷錫之嘉貺人生有限卒

隨宿草之陳物化無涯妙證落花之果

莊靖集

馬子華百日子九成追薦青詞

李俊民

靡瞻匪父奚勝痛割之情不反者時尤切孝思之感輒傾丹款上
瀆元穹伏念臣父命不其延身莫能代向者劬勞之德今而冥漠
之靈冀拯迷途行憑法廕謹因卒哭肅建清壇萃琳宇之勝流演
瓊科之秘旨伏惟上真昭格列聖降臨亮是哀衷錫之休應多生
積釁潛消元籍之書未拔幽魂並造朱陵之境

莊靖集

劉濟之禳災青詞

李俊民

生不可輕幸遂求安之請應由所感誓殫圖報之誠爰瀝丹悰仰
酬洪造伏念臣某內守或戾外邪所侵蓋不善於養和敢遽期於
勿藥心因默禱身即小康願惟无妄之災恐亦自招之咎不依大
道曷洗宿愆是用祇建靈場精修法事肅延淨侶妙釋沖科伏冀
上聖垂慈眾真孚祐蠲除過責矜恤憂虞周濟存亡深甯外內將
安將樂不罹六極之凶爾壽爾康密賚一門之慶

莊靖集

郡守郭彥卿禳蝗青詞

李俊民

民猶艱會幸逢多稼之秋物或為妖欲作穉田之害敢披丹款仰叩洪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時雨既霑嘉禾未實慮失垂成之望夙堅懇禱之誠爰建靈壇虔修法醮伏冀聖慈眷佑元鑒照臨亮是精忠錫之休應遺殃悉殄並無入境之憂和氣潛回永納降康之佑臣無任祈望請命激切屏營之至謹詞

莊靖集

馮裕之析城山祈水設醮青詞

李俊民

民服其業式堅望歲之心神享者誠聿獲降康之佑肆披懇款仰叩明靈臣伏念巖邑遺黎下田薄產切慮陰陽之沴或成乾溢之災爰即祠宮精修法事仰祈沖祐垂鑒宸衷雲上於天常沐既霑之澤稼豐於野屢書大有之年

莊靖集

裴懷誠禳蝗青詞

李俊民

臣某言民初務本恆深傷稼之憂物或為裁益傲畏天之戒爰輸丹款預告洪私臣某伏念攝領郡符疚懷民事雖秋成之在邇奈

田害之未除非誠則無以動於神而妖固不足勝夫德慮常在此為之惕然故有事於靈場冀潛垂於嘉應餘殃悉殄並無入境之虞和氣頓回不失有年之望

莊靖集

段正卿新居謝答年豐青詞

李俊民

物其多矣頗收望歲之心天實祐之以篤降康之祐肆傾丹款少答洪恩伏念臣脫迹戎行分司郡守所願公私之給仍求中外之安衛公子之居亦既完矣漢良吏之職果能稱乎責恐難逃憂未嘗歇欲立於無過之地必依夫眾妙之門是用肅命清流虔修法事仰祈靈鑒俯亮精衷福錫厥民普泆三刀之境慶流於後當增萬石之家

莊靖集

楊榮追薦母及姪男青詞

李俊民

無母何恃烏勝終慕之懷謂天蓋高未獲孝思之感爰披款素仰瀆圓靈伏念臣涉世多艱遭家不幸方痛虞邱之樹或憂謝氏之蘭感恐自貽應如此酷冀悉罪根之洗敢忘道蔭之依是用延集

羽流肅陳法供仰祈昭鑒俯答哀悰長夜幽魂早遂往生之路合門殘喘潛消无妄之裁莊靖集

崔時可舉子醮謝青詞

李俊民

皇矣蓋高必以至誠而感居然生子兀然吉夢之占爰罄丹悰仰酬洪造伏念臣某幼違慈訓長慕貞風稔經二紀之艱危遠賴一家之餘慶方篤奉先之孝俄膺錫嗣之祥續莫大焉望不到此難稱生前之報預圖身後之修是用精建靈壇肅陳法供命琳宮之淨侶演瓊笈之沖科仰賴聖慈曲垂嘉祐豈惟見在潛消无妄之裁亦冀未來獲享自求之福莊靖集

秦贊孟贊追薦婦翁青詞

李俊民

業由所履遂分善惡之途情未能忘故有死生之說輒輸危懇仰叩圓靈臣某系自孟孫出為秦贊緹縈父喪已修過去之緣衛友母存預證未喪之果謹因誕日肅建靈場命琳宇之清流繹蕊章之妙旨伏望上真孚祐列聖降臨俯鑒愚忱式垂嘉祐敬終敬始

益堅報德之心身後身前悉荷降祥之祉莊靖集

莊靖集

孫德為弟男設醮青詞

李俊民

家道式乖念其親之難保天鑒不遠諒所欲之必從乃罄虔祈庸償夙願臣某難危茲久聚屬不收方懷急難之原仍建求亡之鼓居嘗慮此為之泣然俯憐無告之民仰冒蓋高之德緬惟靈鑒亮是哀衷既壽且康永介一門之慶由中及外均蒙百福之崇莊靖集

郭彥卿謝雨青詞

李俊民

臣某言和氣未回徒切三農之望至誠所感遽霑一漑之恩爰瀝精神仰酬靈貺臣某叨膺民寄承乏州麾顧多稼之在田奈密雲而不雨恐因亢沴或害秋成肆申懇禱之悰即獲休祥之應神之所賜天且不違有開必先式表年登之瑞無德不報難忘祀典之常莊靖集

崔仲通中元醮青詞

李俊民

天所親者無私惟德是輔人之應也以實有感必通肆蠲克享之誠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某幼違真教長昧元風屬百年喪禮之餘當四海毒痛之後艱芒萬狀保存一家上以慰陟配之恩下以全舐犢之愛夫何修而致此實莫大之幸焉尙慮過未能亡悔猶可及庶幾獲其終吉敢不爲之敬威冀滌罪根依須道蔭是用謹差穀且肅藏淨筵萃羽裾之清流釋琳科之祕旨伏望上眞孚祐列聖降臨答是愚衷錫之嘉貺爰念恢恢之網不失之疏益堅翼翼之心聿懷茲福

莊靖集

郭彥卿追薦夫人青詞

李俊民

時往不返恆深逝者之嗟道窮必乖尤切慨然之感肆伸丹悃仰叩元穹伏念臣官以恪居室靡遑處遂致起家之配俄成彌月之災憂喜相尋禍福莫測事甯免於一失義不容於兩全數實難逃孽恐自作冀悉餘殃之殄敢忘大道之依是用肅建靈壇虔修法供集琳宮之羽侶繹蕊笈之沖科周濟存亡普安中外伏望上眞

降鑒列聖垂臨答是精衷錫之休貺克蕃厥後已符夢姑之徵不及其泉早賦出姜之樂

莊靖集

秦氏得子後報謝青詞

李俊民

責已也周猶有求亡之恨應天以實庶幾所欲之從伏念某識昧元風幼違真教虞邱早歲遽纏風樹之悲謝氏晚年方覩庭蘭之瑞念常在此爲之惕然嗟窮而無告獨四者之民恐積者不善非一朝之故痛自懲而悔過若不及以檢身思滌罪根仰依道蔭謹因穀旦卽事靈壇萃羽服之清流釋琳科之秘旨伏望上眞垂祐列聖降慈答是精誠錫之多祐無後爲大免貽不孝之譏由漸而來獲保有餘之慶

莊靖集

裴懷誠禳蝗青詞

李俊民

膏澤旣濡已有順成之望嘉苗方秀或憂飛孽之裁爰罄丹悃仰干元造臣伏念民服其業稼多於田在三務垂成之功皆八政所先者倉慮因貪類有害豐年肆堅懇禱之衷冀速餘殃之殄緬惟

靈鑒庸示休徵

莊靖集

太夫人五七青詞

元好問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卯翼之未終忽
栝菴之永弃敢伸悃悃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
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
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涓埃之願莫
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元科竊依
真廕土灰有望倘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遺山集

劉宣撫設醮青詞

元好問

威然後懲恆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
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閒敢殫悃悃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劫
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
稔豈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陷畏途之
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因退藏之已晚孤根易燒在

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道眷深衷之有假尙後福之可徼
載舉元科竊依真蔭恭惟至公立德宏濟爲仁閱其翺飛蠕動之
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倘霑普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
自新之日遺山集

張喜千戶青詞

元好問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災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致殫悃悃仰
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
戶封已迫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罹瘞
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尙賴至仁之宏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
元科竊依真蔭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知未卽灰釘惟改新之永
誓遺山集

樊守謝土青詞

元好問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叩元科竊依真
蔭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尙覲曲成之賜遺山集

邱和叔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李俊民

東作西成方著舜耕之士春祈秋報必因禹奠之山蓋以享者克誠豈有求而不應臣伏念本境土兼冀壤儉襲晉風小人知稼穡之艱大早有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歲何以登肆堅懇禱之悰冀速休徵之應緬惟靈鑒答是精衷雨不失時以畢三農之務祀有常典仰酬一溉之恩

莊靖集

馮裕之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李俊民

三代以還咸仰配天之澤百世而下猶多戴舊之民凡致虔祈必蒙嘉祐伏念臣某職專奉上志切憂時室家襲晉儉之風稼穡闢舜耕之壤慮因旱虐有害秋成謹詣靈宮肅申懇禱仰希昭鑒俯答精衷應若桑林咸沐漑枯之渥祀如那首敢忘降福之私

莊靖集

段正卿祭孤魂榜

李俊民

易為游魂遂著反終之說傳因化魄乃明為厲之由未有所依是

誠可恤雖卒歸於冥漠猶不昧於英靈勿仗道慈曷起幽域願口款素冀有感通謹擇某月某日命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元就某處說黃籙大醮三日六十分位祭一切無主孤魂並各家設壇追薦遠亡近化姻親及收斂暴露骸骨正月十一日安葬哀集誦念經文來書正月一日會疏將興法事預戒前期因豈無因有似樹花之落死猶不死還隨月魄而生尚賴同心共成善果

莊靖集

崔仲通祭孤魂榜

李俊民

伏念無可奈何者命歟終歸於盡不得其所而死者奚禍之深義有當為祭而非詔況乃龍蛇歲在螻蟻生輕或因師旅飢饉之加或在桎梏巖牆之下以棘林為長夜以新野為佳城京觀非楚子則誰封戰場無李華而誰弔願傾誠懇庸藏淨筵所望上格神休下開冥路聞而起起如從夢裏之呼樂且融融皆自隧中而出今請到講三洞寶經提點大師孫景元擬於十月下元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一座計陳一百二十分位祭河東南路無主孤

魂并設壇追薦各家遠年近代姻親同登道岸富如王氏宜輸請命之錢貧似杜家可翦招魂之紙敢希勝侶同結善緣

莊靖集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榜

李俊民

伏念縱橫血刃之兵毒痛安忍暴露依薪之野精爽奚歸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無地徒有青蠅之弔奚勝黃鳥之哀形可復乎亦莫能於司命魂兮來些或有賴於巫陽所依者人得請於帝豈特融融之樂徧及黃泉抑令鬱鬱之居重見白日尚希善眾同啟虔心

莊靖集

孫講師約束亡靈榜

李俊民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亡靈等眾即聽次第呼招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無引非族無雜非類其閒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新有故有長有幼無相棄背如在左右不臘之虞薦未必馨殺牛之鄰福未必受無求人祀無奪人享無嘯於梁無見於堂善有餘慶惡有餘殃天之報施無異存亡固當率相教戒敬心歸仰領受功德速求

超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使各通知

莊靖集

孫講師約束孤魂榜

李俊民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孤魂等眾即聽呼召男有男位女有女位無亂人倫無參異類無託物以為無憑人為祟無逞私憾無尋冤對無叫天無辜無請罰有罪其有強弱相欺貴賤相侮棄義陵上背恩憎主或號或呼或泣或訴或攘或奪或貪或妬輕躁跳梁笑傲狂舞前過未除重犯靈怒永繫幽囚難尋生路固宜相率教戒敬心歸仰欽受符戒速求超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各使通知

莊靖集

開元寺重修經閣榜

李俊民

本州開元寺經閣近遭壞劫幸有遺基雖存起廢之心尚賴贊成之力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冀我同誠畢茲能事且平地為山尚有往者豈道旁築室獨無成乎高下隨宜共做黃金之地廢興有數復來白馬之經德不妄施福從實受暨善知識結大因緣

碧落治平院祝壽榜

李俊民

竊以叢林標準法海津梁開諸佛方便之門證無上菩提之路雖云宏教所重報恩今請到因公和尚本院開演圓覺靜講為國祈福祝皇帝萬歲伏願寶曆無疆洪基永固四海享太平之樂百僚崇相讓之風一切有情同登覺岸

莊靖集

結冬開講榜

李俊民

伏念會海福田忽躍銜經之兔藏陰淨域尋來聽法之雞物尚結緣人何背境本州碧落治平院者近將就毀今復增新欲開重悟之門庸闡大乘之教今請到裕州寶泉山因公和尚結冬開演圓覺靜講一百日為國焚修祝延聖壽者勿謂一花五葉止掉葛藤要從萬水千山盡來瓶鉢庶幾善眾咸仰宗風

莊靖集

化供榜

李俊民

伏以衲衣雲集供依彌勒之龕魚木雷鳴咸仰如來之粥願茲香

積賴我檀那但學雪峯住山莫訝趙州貪食常念助緣之力敢忘惜福之心幸免負牛頭之糧少望送南臺之米稍能添鉢無愧上堂

莊靖集

請益榜

李俊民

竊以鐘鼓聲邊盡入雨花之界鉗鎚手底未施點鐵之功不有發明難成頓覺伏惟講主因公和尚維持宗教模範叢林孤如嶺表之雲瑩若波心之月雖長空過雁不立文字然枯木龍吟無離語言身後茫然莫舉三生之話指箇歇處願揚百丈之風傾落妙音發蒙大眾曲垂慈憫無吝獎提

莊靖集

設茶榜

李俊民

詩人多識遂留茶苦之名文士滑稽乃立葉嘉之傳豈謂詩情之重或承水厄之憂驛徒致衛公之泉喫不得盧仝之椀今茲團月別具典刑與其強浮泛而體輕孰若自快活而心省甘易回頰枯免搜腸但歸愛惜之家以待合嘗之客

莊靖集

設粥榜

李俊民

人方著土舉聞賣劍而買牛歲雖在申自應乞漿而得酒豈君子之不周急況居者之有積倉轉壑之民之四方者幾矣滿堂之樂如一夫之泣何宜損有餘以補不足莊靖集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六

金文最卷五十八

金文最卷五十九目錄

雜著

香山寺鐘識 明昌三年

泰甯宮鐘款 泰和六年

夢賜帶笏上表稱謝覺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補其遺忘云

王寂

僧尼度牒

王寂

道士女冠度牒

王寂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見文雅

趙秉文

詠歸詞

趙秉文

焚驢志

王若虛

哀雁詞 并序

王若虛

李氏家譜

李俊民

龜鏡山人陳時發屏風

李俊民

副元帥討亂臣諭將士

李俊民

劾張唐臣酒過

李俊民

酒檄山堂酒不至戲檄以督之

李俊民

焚問舍券

李俊民

求田

李俊民

悼犬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七

元好問

曹南商氏千秋錄

元好問

擬秦王擒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正大元年應解科程文

元好問

麻杜張諸人詩評

元好問

故物譜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八

元好問

金文最卷五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雜著

香山寺鐘識明昌三年

伏為本寺自經兵火荒廢多缺有師父僧寶昌於大定三年度到小師僧紹徹至明昌元年二月六日先師亡沒有僧紹徹病患在身又無徒弟以無法屬難以修宅請到本寺寄住僧慶璋權行管句前後一年並無修完至明昌三年三月六日退下院事紹徹自發願心禱告諸佛聖賢伏望遣諸方雲游高德願來本寺住座至二月間果有二十餘人來到本寺至三月半有汾州靈石縣抱腹山迴鑿寺潭公首座泊一行僧眾雲游本寺旦過有先住僧慈善缺紹徹報言來者首座堪可住持修完紹徹心中喜諾此時與內外檀越商議得便下書茶禮請同住雲相寺有首座僧許受請畢至四月十九日先後化主五人遍詣諸方普化齋糧至五月間化

到米麥一百餘石重建僧堂一座次起秋講一席幸遇本縣主簿
衛忠武爲重修功德主又化到在城都副維那鄭琮楊暉於淵紉
首維那二十一名吳厚等同具勝緣鑄大鴻鑪一鏤起是聖賢指
引皆是紹徽願心所成寶豐縣志

泰甯宮鐘款泰和六年

竊以將崇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真風須假鯨音之作故鳩哲
匠用鑄洪鐘糜金索以高懸建寶樓而迭擊庶使羣迷聞至音而
開覺抑令滯魄仗餘韻以超升伏願集此善緣仰增聖算時和歲
稔國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金石萃編
夢賜帶笏上表稱謝覺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補其遺忘云

王寂

爲貧而仕素慚四壁之空得寵若驚猥被萬錢之賜撫躬知愧感
泣何言伏念捕驪得鱗畫蛇成足嗟當途之見嫉投絕徼以可憐
蓋爲容無蟠木之先甘後來居積薪之上豈其衰朽有此遭逢丹

赤捫心無負孝先之經腹重黃奪目不堪沈約之詩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力援孤蹤甄收舊物念羣言交構擠臣於不測之淵惟
獨斷至公起臣於久廢之地哀其老態獎以異恩臣敢不佩魚自
警以不眠解貂無從於彝飲垂紳畫策贊股肱庶事之康摺笏稱
觴報岡陵萬年之福拙軒集

僧尼度牒

王寂

右伏以聖時遭際梵教宏揚方治具之畢張宜法輪之常轉以爾
拈花受記剡草逢師旣得度以比丘身當求證於菩提果護持戒
體精進道心往憑香火之因緣增祝君王之壽算拙軒集

道士女冠度牒

王寂

範圍至道衣被含生太和薰靈寶慧香多暇適希夷真境以爾脫
離世網攀慕仙梯諷蕊笈之元文佩金壇之秘籙損之又損優游
踐黃老之言純乎其純清淨贊唐虞之治拙軒集

詠歸詞

趙秉文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悲時未
 來而莫顧事既往而焉追化新新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己飢
 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
 睦乎若奔仰驚前軌游心聖門習矣而察探之斯存坐見其與飲
 見於樽利何為兮桀跖善何為兮孔顏匪義路兮焉由匪仁宅兮
 孰安嚴三省以日儆防六欲而常關戒屋漏以慎獨尚衣綱而中
 觀存夜氣之牯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鳶飛而鯢桓
 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游娛會點之舍瑟終不慕乎由求既盡心
 而不貳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於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下
 澤水有方舟野陽浮兮藪澤光風泛兮林邱草漸漸而茁長水源
 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廓予懷之休休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
 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為期
 慮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兮孟訓咏二南兮周詩會
 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滄水集

焚驢志

王若虛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
 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為之竟無驗既久怪誣之說興適民家有產
 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
 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眾萬以附帥聞以為然命亟取將焚
 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預
 焉吾生不幸為異類又不幸墮於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
 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
 欲實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
 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
 之旱也為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宏羊唐旱李中敏
 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
 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
 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

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為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
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
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
空人無復驢溥南遺老集

哀雁詞 并序

王若虛

昔子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雁食客見而不忍為作哀之詞
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誠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
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萬里而無
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饗殮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
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
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
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
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俛鱗介羽胎卵濕化皆

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剖割鬻膾蒸燔烹煎濯腥滌翎窮甘極鮮
一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己而推之乎
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
於物不為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
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於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
惡天闕而重生全柰何暴殄不恤以為當然孰恤其冤孰懲其愆
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攘自
擊勢强者勝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為仁己既
不忍則假手於他人夫其畏怖之情骸觶之悲可以想而知也何
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
可賒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說亦何必持乎誠律推
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刀兵之凶劫人惟為饞舌之所謾是以
安為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哲溥南遺老集

李氏家譜

李俊民

按大唐天潢玉牒顯帝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媯媯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昂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世為士師至里成避桀之亂遜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為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也成生利正當商湯之時利正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謂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自李成至虔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皞之後已為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真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木曰此我姓也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李為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祖師傳云老君因聖母攀李木而生謂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之今並明之以彰聖人之宗緒矣至紂王

時居岐山之陽西伯命為守藏史武王克商召為柱下史其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風俗通云李伯陽之後出隴西趙郡頓邱渤海中山襄城江夏梓潼范陽廣漢梁國南陽十二望唐高祖淵二十二子其韓王元嘉守澤州武氏盜國宗室潛謀恢復事露皆被害妃房元齡女妃亡四子於碧落聖佛谷追薦母氏黃公譔善篆磨崖碑存焉其後裔孫因家於澤或隱或仕宋初李植字彥材熙甯間中武舉科隨范文正公西征官至右侍禁墓誌云葬於澤州晉城縣五門鄉從先塋也三子持構授高祖李憲之忘其所出生曾祖猷猷生祖行可行可二子長之邵次之才之邵一子曰楫楫子六人長儀應進士舉恩榜二子亡有女在北弟馬興男閏郎在餘亡之才三子長植次構次俊民字用章植三子曰挺曰擣曰振挺男世英為南馬鋪監沒王事擣謀謙甫進士第一科孟津機察男世甯監福昌酒構洛陽茄

店商酒監男鐵塊女蓬仙在北俊民男揚伊闕商酒監楊一子道
兒甲戌兵火值甲午二十餘年間皆物故矣獨閩郎在楫之孫也
二子皆幼爲李氏之裔癸卯四月初一日丁未譜

龜鏡山人陳時發屏風

李俊民

道尊孔子妙窺三絕之編市隱君平坐閱百錢之肆在憂患而作
者其精微之教乎儻學者加以數年則愚者必有一得龜鏡角折
五鹿閣束九師以變者爲占其應也如響滕公之室屈子之居晉
隗炤之索金漢張伯之懷璧知來者逆情見乎辭筮而不從動則
有悔莫靈如卦定因三畫之重或泄此書未免六丁之取蓋有聖
人之道以斷天下之疑秦鏡雖亡幸斯文之未喪楚龜已朽賴其
策之無遺而以言瀆則不告

莊靖集

副元帥討亂臣論將士

李俊民

伊感自貽久露滔天之惡帝德乃大尙寬棄市之刑儻滋蔓而不
除將噬臍其難悔某官某誘竊戎柄包藏禍心飛書構敵國之師

詭計爲奔軍之將幸免崇山之外放敢兆蕭牆之內憂眾叛親離
人怨神怒雖欲不忌器而投鼠或恐以蹊田而奪牛若執小嫌有
傷大義忠於爲國奮不顧身少正兩觀之誅彼自取爾趙盾一字
之貶我其免乎無爲彼先勉出乃力

莊靖集

劾張唐臣酒過

李俊民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俄立威於甯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
以爲禮序點揚觶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兕觥脅以童殺彼醉
不臧縱意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牀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
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爲適不知敗德
自以爲真不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腹溢賀監眼花夷吾舌
出未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伶之肋
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罵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客不
見後閣之遣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
復甦初逐武坐之蠅便可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邪仰天而

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幾年程普方思公瑾之交一旦楚元罷設
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傲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悔

酒檄山堂酒不至
戲檄以督之

李俊民

人生貴在意適吾輩況復情鍾念樂事之難并須同欲之相濟山
堂主人作真率會鬪見在身掉船尋賀老於稽山齋具邀淵明於
栗里盜襲而飲者醉指瓶而索者嘗伶婦無言宋犬不吠乃有忘
形爾汝痛讀離騷了一生於蠓螿視二豪如蜾蠃以其無公田而
種秫故不待酉歲而乙漿莫請甯逢惡賓亦可便稱名士獨不與
李將軍為地方且共江諮議論兵徒使汝陽流涎想見子幼耳熱
醒猶未解釀可速傾得到於齋請鑿青州之事或薄如魯未免邯
鄲之圍惠而不傷吝則有悔余言不食眾怒難犯

焚問舍券

李俊民

高堂主人好客不倦肇開東閣大闢南館坐上簪盍戶外屢滿客
有趨趨而不獲進者乃持問舍之券而見焉其文曰百尺樓前問

舍萬人海裏藏身誰念入室相如四壁徒立自笑移居東野一物
全無略敘幽懷勿嫌多事不欲起樓背山借宅種竹當門藝蘭開
徑訪菊不欲犬吠於門梟鳴於木鬼嘯於梁鼠穿於屋所望取友
必端聚賓以賢疑為祭倒席因買前鄰不可不迎枚不可不延醴
如楚設榻似陳懸無使籍恥臣蔣雲羞吏宣諤者去唯唯者來
紆餘者悅卓犖者哀豈樂正子後長者而不見而燕昭能自隗始
而築黃金之臺乎主人讀畢怒而投之地客懷歸以語鶴鳴鶴鳴
曰吁夫心契則言入目擊則道存豈不見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哉子欲以垂雲之翼投覆卵之巢其可耶乃取其券而焚之客於
是浩然長往不數日主人及於禍而客免焉

求田

李俊民

願為聖人氓但得一廛田大芘天下士安用萬閒屋我館既定我
鄰既卜人壽幾何生理易足約以自處能者養福非敢望醴楚
元指困魯叔馮籛食魚子思餽肉乃有鄭相葫蘆薛公苜蓿陰將

軍之葱葉麥飯石季倫之萍藿豆粥吏部公之藜藿天隨生之杞菊商山隱士之紫芝少陵野老之黃獨請學為圃中有樊遲之祿至於華元羊羹庾悅鶚炙監州螃蟹典籤熊白雖不至於嗟來而客不可以不速蓋在人者己所不為在己者人所不欲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腹是則釜不須轆鼎不須覆犬不須吠蠅不須逐無事而食有覩面目噫忘其朶頤之凶以養我之老饕何其耐辱靖集

悼犬

李俊民

余家有畜犬始善終惡眾勸烹之姑息閒其惡彌甚戊戌秋烹以饗眾眾意頗快余獨惻然悼之非土性而畜常戒於書祖陽氣而烹敢違於禮生豈不好禍皆自求爾心則獸心食者人食其志不如槃瓠其力不及韓盧盜如在齊吠如在桀楚人之井為汝溺宋人之酒為汝酸孝子為之去妻里媪為之逐婦徐勉不敢以還宅楊布不敢以易衣飢則乞憐飽

則反噬不敬而養雖猛何為稍能聽指跟於蕭何自可得終老於柏直孔門弟子甯無敝蓋之思噲等少年爭效鼓刀之勇有此行者其能免乎蓋與眾而棄犬豈無故而殺牛雖然逐兔難忘上蔡之情可柰嗾獒終速桃園之禍莊靖集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七

曹南商氏千秋錄

元好問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為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

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牒
蓋自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
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比
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弼宗
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絕
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
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
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稱道之享年七十
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佑佖偕倚備傳佖四子
登科卽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
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
佖佖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
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太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
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傅

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
祿寺丞出知虢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
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卽節度君五世
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
佖嘉祐四年劉輝榜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
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甯九年
徐鐸榜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川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
氏四子因圉冉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終於衡州
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消榜擢第張君向辟
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
氏封安人卽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罔冊丹甬皆業進士
說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
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檄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入官今保
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卽龍圖公之女

孫也四子默點黜默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
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邱先生
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
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
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宋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
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驤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
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
二卽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
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友生二子驥
騏皆早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於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
兩赴廷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
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
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
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衡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

衍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
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
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郿縣尋辟威戎
令時興定已卯歲飢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
賴以全活者甚眾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圯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
藩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
以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
部主事兩月擢授監察御史姨母鄜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
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鄜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
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
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
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
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
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爲妄言豈

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温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保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眾降敵公為北軍所得令去中公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剄時年四十六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

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璿瑋皆業進士瑋獻瑄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閒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為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才為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卒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

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誥有體質
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
已下皆晦道堂
題詠備在家錄自餘玉牒受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
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
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
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
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
書右丞浚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淳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
參知政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
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
札詩篇錄在家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凜
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閒趙公許與
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
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伴右之或疑商

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閒從
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眾川儲畜淵渟盡洄洑舒
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
舟十丈之檣遲迴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
耳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温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
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
自燬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
門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
書遺山集

擬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正大元年應
辨科程文元好問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擊無不滅
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縱連衡而
自為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
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泚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囂何救咸門之酷

明鑒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符亂除秦跡斷鼉足以立四
 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
 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闖茸下材昏迷小醜要
 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
 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為犄角之謀自隔照
 離之造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道五侯
 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冢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
 天討動稟睿謀謂號既滅則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肅將禁
 旅進次東都賊既身來義當面諭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之期
 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於馴伏乃更肆於憑陵不虞當轍之
 難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
 氣動邙山之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眾皆
 潰世充則堅壁自固恃求援之方來建德則埽境赴期曾胥亡之
 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師破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

其乘勢武牢方啟突騎直前諸將引陳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
 其後鱣鯢自警蟣虱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我軍之方銳亂難復
 整徒誇軍屬於鵠山勢不久存果見星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
 尋詣洛師示以已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
 窮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克平其東都吏
 民等虐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風莫
 不動地歡呼戴天感泣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
 自今以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沈幾先物神武應期從容高拱乎
 九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旦而羣陰伏顧小竊之何
 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雋功之不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將材
 仰憑折筮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微勞深愧於禹征萬壽
 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遺山集

麻杜張諸人詩評

元好問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

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弟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遺山集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大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

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稍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華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元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郵哉子以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能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

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
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
之能事有不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
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
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
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
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五日落
州元氏太原房某引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八

金文最卷五十九

金文最卷六十目錄

雜著

郡守天池祈雨狀

元好問

優伶語錄

楊宏道

錄大梁事

劉祁

錄崔立碑事

劉祁

附錄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九

人倫大統賦

張行簡

天文精義賦

岳熙載

天體

渾天

渾儀

地中

分野

太陽

太陰

歲星

熒惑

填星

太白

辰星

天漢起沒論

氣之遠近

風之遠近

占例篇

流注指微鍼賦

鍼經標幽賦

流注通元指要賦

并序以上原列卷一百二十

何若愚

竇傑

竇傑

金文最卷六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雜著 附錄

郡守天池祈雨狀

元好問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
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會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
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
來雖嘗被一漑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
庶嗷嗷將遂道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旦謹遣管內僧某
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恭俟雲輿風
馬尙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遺山集

優伶語錄

楊宏道

堅白子居於般溪之上不慕榮利喜為文章田倉井飲與世淡然
藁爾山城再罹大兵雞犬不聞四郊草荒一官不調未獲祿會親

舊離散無所假貸祇服避地之訓歲九月而有汴梁之行所以赴
銓調訪親舊也傳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生業
既失安在其能三月也行次濟水之陽有同途者亦欲踰大河之
南不負不荷若有餘齋言語輕雜容止狎玩怪而問之曰我優伶
也且曰技同相習道同相得相習則相親焉相得則相卹焉某處
某人優伶也某地某人亦優伶也我奚以資糧為言竟自得之色
浮於面聞之有感於余心者夫人之所以貴乎為士者為其道存
焉耳仁義道之本歟仁以安人義以利人使人利而安之相親相
恤者近焉優伶世之弄人也而有是哉而有是哉因且自念修身
慎行讀書著文幾年於今矣獨無所同然乎哉側聞某官大夫名
德之日久矣未嘗望清塵拜下風得接粲花之論今也路出東原
興定元年東府平錄事雷顯顏名淵欲致謁於左右擬而未敢進也俄而自笑曰何
期大夫之淺耶仁義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乎或曰為期同乎大夫
決巍科馳令聞自致於青雲之上汝身不顯於世名不稱於人況

滯碌碌窮於逆旅果同乎堅白子曰轅下之駒德不配驥然亦馬
也謂之非馬可乎或者不能對因錄優伶之語以為獻伺候門外
進之塵之唯命小亭集

錄大梁事

劉 祁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東下時老祖
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邊聲益急聞北兵阻荆江與
平章政事完顏哈達等謀縱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蹙入江北兵既
渡皆殊死戰哈達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
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下勅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
亡又命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殿前都檢點完顏重喜提兵扼潼
關九年正月下詔求言於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
居門待言者雖多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
如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戶部尚書完顏努森等披詳可然後進
多為諸人革睽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

林修撰李大節直於門余付之且與語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樞密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翼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北兵復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伊喇蒲阿就擒完顏哈達竄於地穴中爲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澤中郎將完顏綽華善諸驍將皆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已改元開興爲守禦京城計四面置帥府置行戶工部和斯濟雅博斯納帥北面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實訥阿卜帥西面富察君平張俊民張師魯舒穆魯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時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巴薩樞密院副使持嘉哈希用事二人奸佞無遠略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布掄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紐赫努色爾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爲宮人救免又將墜樓亦爲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費摩阿固皆吏部侍郎劉

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爲曹王命尚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爲質子於軍前擢應奉翰林文字張本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北兵留曹王營中李蹊等回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援京城將不免攻明日北兵樹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顏巴薩主之西北隅尤急持嘉哈希主之東北隅雖緩丞相完顏薩布主之獨東南隅未嘗攻時人情洶洶皆以爲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急礮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大礮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軍士又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眾總領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眾庶推之皆擢爲帥使分守四面相接

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爲兵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爲兵諸生訴於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尪羸不任役將發爲礮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礮夫之苦平章巴薩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趣召赴都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礮夫姓名又令於城上放紙鳶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矢石閒又夜舉燈毬爲令使軍士從暗門出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具杖刑部郎中舒穆魯世勤以前戶部侍郎李煥代之巴薩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朝有命令勿擊眾謂攻三日不解城將隳已而城上望見北兵焚礮車眾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駐兵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

曰欲和好成金玉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掉臂上殿不爲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以爲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眾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譟殺慶等館伴使鄂屯安濟庫二人及晝亦死遲明宰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遑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驩呼踴躍以爲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恆山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哈希出兵援之至密縣遇北兵哈希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於鄭州之西南會圖克坦烏登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哈希兵不相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烏登亦西走哈希還京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爲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尙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魯爲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爲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

金文最卷六十一
四
餘入官隱匿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率總知開封府圖
克坦伯嘉主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劍戟從
焉戶閱人詰不少緩用鐵椎監之石杵震之城巾士庶人不爨以
待或搜獲隱匿者械於街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妃主
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
富察鼎珠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爲奸利由是百姓
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倉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
相薩布平章巴薩右丞完顏溫綽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李蹊樞
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
總帥圖克坦伯嘉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
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參知政事完顏
努森樞密副使完顏實訥阿卜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
南京上既出遇鞏州帥完顏呼沙呼提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
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

守臣羈繫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突
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
斬其首時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
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巴薩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
船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於兵而驍將圖克坦伯嘉高顯劉奕
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
民大恐以爲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
倉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倉人殍死者相望官日
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削倉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凶於街民間
有倉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爲飢者
殺而倉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於家又日殺乘騎馬牛自啗
至於箱篋鞍轡諸皮物凡可倉者皆煮而倉之其貴家第宅與大
市中樓館木材皆撒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
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眾謂不久當大潰二年

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圖克坦色實等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
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於後色實獨攜其族
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
以爲上旣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
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鄙入於齊之義不
得已者況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當以
死守眾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爲之救士民余夕見左
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
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爲也二十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
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眾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
仁諸首領官從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
便宜完顏努森拱立無語獨完顏實訥阿卜決復申諭以國家至
此無可柰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
不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草

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明日同革獻書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
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眾皆曰事急矣安得無人余旣歸
夜草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邀革往自斷此事係完顏
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
民間忽聞車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剌入門矣余知事已不及
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尙書省矣時崔立爲西面
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爲先
鋒以進橫刃入尙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
當好議安國先殺實訥阿卜次殺努森又殺左司郎中訥噶德暉
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天驥創甚省掾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旣
殺二人提兵尙書省號令眾庶曰吾爲二執政閉門誤眾將餓死
今殺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快以爲
有生路也會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自陳
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爲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令

釋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卽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授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爲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百人殺二執政當是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與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之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提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烏克遜努色爾縊於臺中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之妻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於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爲平章政事張頌爲殿前都點檢韓鐸爲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事舒布哩濟之爲御史中丞皆其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參議省事蓋立取仲周女爲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鄂屯阿固岱爲尚書右丞殿前都點檢温

德亨伊實爲參知政事仲周正倫皆進參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又以刁璧爲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璧謀及其期璧不往立頗怒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閒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爲太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閒有眾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希顏加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眾又括刷在京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於財平章巴薩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擄掠考訊死立又自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飢於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宮俄遣詣青城皆爲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往有

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為殺唐慶事
 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
 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輦以出
 立歸大慟亦不敢誰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
 等在青城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
 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會之然多為北兵劫取莫
 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有二日會使者召
 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見國亡至於驚怖勞苦萬狀不
 可數迺因暇日記憶舊事漫記於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
 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

錄崔立碑事

劉祁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
 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
 省廷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

數日忽一省卒詣余家齋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
 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
 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
 輩作豈其然耶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
 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
 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眾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
 君其無讓余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識此非所當為況有翰林諸公
 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眾心且吾
 輩生自王得之為之何辭君等無讓余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
 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
 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預焉
 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
 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眾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
 今士民屬子子為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

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楊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催督知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余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旣入卽引諸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眾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卽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眾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眾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余惟以非職辭

久之且曰余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定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卽於燭前焚其稿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齋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靈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

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眾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歸潛

志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九

附錄

人倫大統賦

張行簡

貴賤定於骨法憂喜見於形容悔吝生於動作之始成敗在於決斷之中氣清骨羸雖才高而不久神強骨壯保遐算以無窮顏如冠玉聲若撞鐘四瀆須宜深且闊五嶽必要穹與隆五官欲其明而正六府欲其實而充一官成十年顯貴一府就十載富盈房元

齡龍目鳳睛三台位列班仲昇燕頤虎頸萬里侯封英眸兮掣電豪氣兮吐虹若賦性麤惡禍必及如修德惕厲祿永終上長下短兮萬里之雲霄騰翼下長上短兮一身之踪跡飄蓬惟人稟陰陽之和肖天地之狀足方兮象地於下頭圓兮似天爲上音聲比雷霆之遠震眼目如日月之相望鼻額若山嶽之聳血脈如江河之漾毛髮兮草木之秀骨節兮金石之壯欲察人倫先從額相偏狹兮賤天足惡聳闊兮富貴可尙若見伏犀之骨定作元臣如有額道之紋決爲上將右偏母妨左偏父喪山林豐廣多逸豫邊地缺陷足悽愴覆如肝而立如璧壽福實繁聳若角而圓若環會祿無量塵蒙而身無所資玉潤而名高先唱豐隆明者生必早達卑薄暗者死無所葬福堂之上氣暗慘幼歲多迤驛馬之前色黃光壯年受貶色貴悅澤紋宜舒暢貧薄孤獨曲水漫浪居侯伯者偃月之勢處師傅者懸犀之象鼎足三峙列三公以何疑牛角八方廁八位而無妄觀夫眉宇寬廣心田坦平狼復者低凹其骨狂狷者

金文最卷六
十
陡高其稜粗厚愚魯秀濃慧明短不及目者貧賤長能過眼者寵
榮尾散者資財難聚頭交者身命早傾中心直斷惠性少兩頭高
仰壯氣橫毛直性狠毛逆禍生覆目軟柔而少斷偃月高揭而好
爭扣促無閒傷蜉蝣之短暑毛長及寸享龜鶴之遐齡十字高品
天文大亨作坤字者祿二千石成土字者將百萬兵列土分茅由
玉田之高朗紆朱曳紫蓋水鳥之圓成欲察神氣先觀目睛賢良
澄澈豪俊精英性端正者平視無頗情流蕩者轉盼不甯黃潤定
至於黃髮白乾終至於白丁顧下言徐叔向知其必死視端趨疾
魏主見乎得精神陷短壽睛凸極刑斜盼者人遭其毒癡視者自
剋其形淫眼神蕩姦心內萌睡眼神濁而如睡驚眼神怯而如驚
病眼神困而如病未愈醉眼神昏而如醉不醒豁如視而有威名
揚四海迴然驚而不瞬神耀三清皆圓者其機深於城域堂露者
厥子乃是螟蛉犬羊鵝鴨何足算雞鼠猴蛇奚可評豕視心圓而
無定狼顧性狠而難名後尾有如刀裁文斯博雅前皆似乎鉤曲

智足經營惟女賦質與男異頑和媚有常者貴重圓凸不秀者賤
輕臉薄赤而少節精瑩澈而多貞眼下氣清夫必哭尾後色白男
必憎三角多噴為妨夫之霜刃四白帶殺作害子之青萍惟耳者
主聲音之聽聞為心腎之司牧觀其形狀顏色見乎休咎榮辱垂
珠朝海必延算而餘財偃月貫輪終朝王而執玉圓而成者和惠
偏而缺者慘酷其薄如紙兮貧早死其堅如木兮老不哭白或過
面主聲聞之飛騰瑩且如輪主信行之敦篤似豬者不聰而貪婪
如鼠者好疑而積蓄輪鑿雖明假學則貴孔毛能長善持不覆性
譎詐而難測蓋為如猴糧匱乏而靡充率有似虎薄如向前賣盡
田園反而例後居無室屋昏暗難議乎登第焦枯屢歎其空軸壽
越眉兮貴嘆血聰明潤兮富貼肉輪鑿生乎黑子智足經邦門輔
起乎匿犀功當剖竹惟鼻者號嵩嶽以居中為天柱而高轟梁貴
乎豐隆貫額色貴乎榮光溢目竅小慳劣頭低孤獨斜如芟藕之
狀困乏瓶儲圓若懸膽之形榮食鼎餼青黑多凶黃明廣福柱缺

終身難薦鶚梁斷三十當畏鵬大而滯者爲賈旅小而狹者作童
僕極貴之色似老蠶之光明下愚之人若蜣蜋之局促完美宜官
破露憂獄準頭隆者誠信法令深而嚴肅疾病尖薄慳恪小縮蘭
臺明兮井旅實井竈露兮廚無粟骨如橫起忌與結於交朋紋若
亂交慎勿爲乎眷屬夫人中者溝洫之態深則疏導淺則滯延淺
短絕嗣而天命深長宜子以遐年黑子難產乎蓐上橫紋碎卒於
道邊上狹下廣兮多後旺下狹上廣兮屢孤眠深長者誠信著寬
厚者功名先微如一線之絘身填溝壑明猶破竹之仰家世貂蟬
唯口者語言之鑰是非之關禍福之所招利害之所詮端厚寡辭
者定免乎辱誹謗多言者必招其愆肥馬輕裘由方成於四域出
將入相蓋大容乎一拳唇欲厚語欲端音欲朗聲欲鮮上下紋交
子孫眾周而稜利仁信全嘆血餘資似括囊而貧薄含丹多藝如
炊火以酸寒合勢欲小開勢欲寬狗貪馬餒鼠讒蜂單大言寡信
者略綽無機促齡者偃蹇青黑禍發黃白病纏左右紋麤定凶惡

上下急蕩多迤邐如鳥喙者高人多難共處同劍鐔者義士可與
交歡惟壽算之前定以牙齒之可觀康甯者齊且密賤天者疏不
連上覆下者少困下掩上兮老鰥班馬文章白若瓠犀之美喬松
壽考瑩如崑玉之堅當門二齒缺則命蹇於沒世學堂一官全則
聲聞於天下焦墨困乏鮮明足錢二十四兮命折三十六兮壽延
尖若立錐必乏衣倉之士齊如編貝優登廊廟之賢惟舌者以短
小薄鈍爲下以長大方利爲先方長者咳唾成玉短小者皂隸執
鞭黑子凶惡粟粒榮遷黯紫布衣而肘露鮮明金帶而腰懸七星
理明可享千鍾之祿三川紋足必食萬戶之田允謂瘦人項短致
災殃肥人項長必天橫如罌如瓶總非吉似鵝似豕皆不令豐圓
厚實多財產光隆溫潤足權柄夫背所貴者豐隆身乃恃而安定
貧天絕嗣者偏側敲斜富貴有後者闊厚平正勢若據山之蹲虎
利賓於王形如出水之伏龜考終厥命龍骨欲長而充實虎骨欲
短而堅硬鳶肩者騰上必速恐不多時犀膊者爲儒早亨優於從

政指節欲其纖直腕節欲其圓勁厚而密者謀必有得薄而疏者必多不稱勢若排竿貴可羨色如嘆血富可競身卑才薄涉中滿而起傾祿厚官榮有駟馬之形勝橫紋下愚縱理慧性骨露筋浮者主身賤皮堅骨枯者愁囊罄家殷而黑子斯明用足而橫紋乃亘富貴之相若苔之滑而綿之輒壽安之人如筍之直而玉之瑩心宰視聽內主魂魄帥六府之氣統五臟之神顏色始變是非已分惡則禍結善則福臻胷凸者燥而多劣毛長者剛而好嘖坑陷淺窄愚暗而多居下賤寬平博厚賢明而早廁縉紳腹爲水穀之海臍爲筋脈之源包萬物而獨化總六府以中輪圓厚富安儉薄乏倉深寬富貴淺窄孤貧勢若垂囊風雷四方之震深能容李芝蘭千里之聞足者枝之謂身者幹之云枝以蔽其幹足以運諸身豐厚方正者多閒暇薄澀橫窄者必苦辛無紋身賤有毛家溫富累千金蓋有弓刀之理官封一品由成魚鳥之紋短小精悍者形不足而神有餘長大孱懦者形有餘而神不足伊形神而俱妙非

賢聖而孰得藏於內者如淵珠之粹發乎外者若焰光之燭善惡在人之憎愛清濁猶目之照矚質以氣而宏充氣以神而化育質寬則氣宏而大神安則氣靜而覆如是寵辱不足驚喜怒不足觸有氣無肉者譬若寒松有肉無氣者譬若蠹木李嶠耳息而享百齡孟軻內養而輕萬斛和柔剛正之謂君子隘狹急暴之謂士卒如龜之息兮保其遠大如馬之馭兮重其馳逐身大音小禍所隱身小音大福所伏夫聲音之所發自元宮而乃臻於心氣以相續琅然而若擊石曠然其若呼谷斯乃內蘊道德終應戩穀謂之羅網者乾濕不齊謂之雌雄者大小相續或先急而後緩或先緩而後速是謂麤俗之卑冗焉遂風雲之志欲辨四時之氣如春蠶吐絲之微微察五方之色若浮雲覆日之旭旭地閣明而饒田宅天獄暗而罹桎梏粟黃繪紫多豪貴脂白爪黃合賢淑若相者精究其術而妙悟於神安逃禍福

恭錄 文淵閣本

天文精義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岳熙載

天體

太虛之內大哉天體既高遠而無極故談論而不一蓋天則云大如蓋笠宣夜則曰天了無質渾天以形圓裏黃為喻方天以火方轉遠為比聽天謂天如人形而北則偏高安天言天形常安而星辰不麗穹天之說天不正圓四天之書史官不記觀天者制器以占夫惟渾天既親而且密

渾天

天者至健至大之形地者至靜至厚之質天包地外也地上下皆天地在天中也天表裏有水其圓如彈丸而無端其轉如車轂而不息渾渾沌沌無極之氣衝其中窈窈冥冥太陰之氣固其體星也者精發於天體生於地列宿乃山川之精日月太陰陽之氣萬物既不可勝數萬象亦不可勝紀天度縱橫皆三百六十五度少強天運環周計五十一萬二千餘里列宿乃半見而半隱緯星乃或順而或逆日有發舒之殊月有遲疾之異赤道圍平帶天體之

紘黃道勢斜為日轂之軌必欲考纏離順逆之微宜先為渾儀效天之器

渾儀

天渾儀之制而有三重一重在外六合為名陽經雙環南北並立陰緯單環橫嵌其中陽經列周天并二極出入地度陰緯分八卦及八千十二辰宮別有天常一環與陽經陰緯相固上畫八刻之數與二十四時相同第二三辰之儀游於六合之內璇璣亦有雙環法乎陽經之制赤道辨列宿節氣卦候之數黃道明纏度分至出入而已相交於卯酉之上附著於璇璣之體因雙環釭釭之樞機載二道轉移而不息第二三辰之中四游所居之限更為璇樞之雙環悉如璇璣之釭釭璇璣上附以直距直距中安其窺管直距一窺管一直距各長五尺六寸六分闊一寸六分厚八分安四游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窺管舜典所謂玉衡也亦謂之橫簫窺管空長五尺七寸四分方一寸六分其兩首各

為方掩方一寸掩中各為環孔經七分半望其上孔適用日體於直距中南北低昂璇運持正窺測陽經下貢以鰲雲陰緯下立其龍柱下為十柱水平以植之此為渾儀之制度

地中

將營都邑先正四方立其圭表相其陰陽北至之影尺有五寸天地之心上下正當百物阜安乃可以立國四時氣正乃可以建邦地中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百物阜安乃可以建王國焉偏東偏西則多風雨而影朝夕偏南偏北則多寒暑而影長短所以古明王設都而洫萬姓必宅居於中土而御四方

分野

壽星鄭亮角之與亢月武牢之口潁東抵壽域濱河濟逾淮源南及弋陽氏房心宿大火宋豫鄰齊魯分襄邑小黃之亳壽當歸德盡濟曹單宿之邳徐尾箕析木燕幽是稱濱勃碣高麗暨三韓之

所盡自北平保定維北紀之所窮斗牛星紀吳越隸揚負淮水南及瓊厓之雷萬濱彭蠡東逾兩浙之蘇杭須考虛危元枵齊青循岱嶽之北齊滄濱棗之博德涉平陰萊夷淄濰之青登營室東壁之躔娥訾衛并之舒自太行環相東及大名之鄆濮起自馬衛澶北負河內之障鄴奎婁降盡分野魯徐海岱岳眾山之陽濱於淮泗今兗沂海密之郟利國皆屬胃及昴畢大梁趙冀自磁邢祁趙定深沼恩冀之真定當澤漳古魏郡雁門雲中之北紀觜觿參伐實沈晉益自龍門以東而太行以西當雲中之南而雒邑之北鶉首秦雍并之輿鬼東井當雒之西北盡陝西西夏之邦輿鬼當雒之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柳星張鶉火之次周三河為地之心自武牢之右而抵函谷之左負北河之南而當漢水之陰翼軫鶉尾楚之與荆自襄房南盡鬱林之夷貊濱彭蠡西抵白帝之房陵壬丙庚甲燕楚蔡齊戊己韓魏而中州河濟乙丁辛癸而分居四夷子周丑翟魏寅為趙楚卯為鄭辰趙晉亦主邯鄲巳衛午秦未為

中山梁宋申齊晉魏西魯戍趙亥燕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盛實而常盈爲君父夫兄中國之應有遲疾發斂南北之行春行西陸在南陸謂之夏秋行東陸在北陸謂之冬迨三百六十五日乃云乎天周而次第日移南而萬物乃死日移北而萬物乃生與月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終大抵朔之有會由於月掩其日交而月在陽歷則虧西南而圓於東南交而月在陰歷則虧西北而圓於東北會分者有淺深各隨所望然也周禮十輝皆見太陽之旁視象鑄監閭菅彌序隋想視氣浸淫相侵象氣成其形象鑄如童子所佩之鑄監乃雲氣臨於日上闇則日月會之而日或脫光管則日不光明而昏暗彌謂白虹貫日而彌天序謂冠珥重疊而相向躋暈虹而朝躋於西思想而似如何狀

太陰

瀛洲水精爲月分其所主爲夜稟日照以爲光其盈極則必闕爲陰后臣妻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望遲疾之節積二十九日半強與太陰復會謂之月青赤白黑表裏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於日道其會也必會於日衝會分少者由侵閭虛之徑淺會分多者由侵閭虛之徑深行陽歷而會則東北爲初虧而西北爲復圓行陰歷而會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再盈會既明正東正西爲限由全沒於閭虛之所生閭虛在月之前月侵而過焉則月之虧於閭虛也未有不自東而西者也其於初缺必從乎東盈滿必在西也

歲星

東方歲星司春貌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營室之清廟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播植百穀施慶賞以給兆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從歲變其事祚漢而爲秦書百二十年而踰一次霸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必伏一十三度爲限周

天以十二萬為真終率積三百九十六日太強之數計行乎三十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而貴臣在春當王色則如左角星而大歲星不居常則人君失政於春

熒惑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令而視禮丙丁吳楚為配為邦執法鴻臚為官為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糾察百政在燔燒積穢遂賢良則無變出囚繫則順軌伏見於二十四度之內外周天於二十日之表裏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分矣若盈縮失位為妖為兒童歌謠嬉戲在夏比心宿火星逆行則夏政乃失

填星

土在中央曰填星主季夏而思信所配也配於戊己所象也象於坤艮后德天子之言法地山而不震其廟以南斗之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遲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

土工之徭無興師旅之釁二十有八載行乃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顯隱積三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一十二度太強為終率盡失位為婦人老人此盈縮失常之論季夏比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思心不容而虧信

太白

太白秋生西方言義於日為庚為辛於卦曰乾曰兌亢為疏廟為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罰有斷割之盛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動眾以興兵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還其土詰誅暴慢修法制繕囹圄斷決小罪伏見九度之間周天於一載之際太白一歲一周天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為率終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為變例失位下降為壯夫處於林麓之內秋比狼星色白大而精明失令失行逆秋令而虧義

辰星

辰星北方色黑司冬為聽主智於卦則坎水於是乎分於日則壬

癸於是乎配隸七星之貴官為廟分燕趙之雁門為邑一主殺罰
戰鬪一為刑法得失備邊境而禁關梁戒門閭而修鍵閉周天以
十二月為畢為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度八
十分為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為變段之常畢所在
則有權智為主之兵矢位則下降為婦人之質在冬則比奎之大
星不效則逆傷平水氣

天漢起沒論

天漢之起起於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始經口魚傳說天江糠星天
籥斜行連箕斗天弁河鼓左右二旗上倒一派映天市之吳越至
宋人宗星而止其大勢上絡天津女宿車府造父二星危騰蛇宿室
內王良附絡閣道三宿奎天船大陵二宿胃下厯卷舌而入東井
過四瀆弧矢之壠在社稷七星而沒

氣之遠近

氣候遠近眺望是先森森在桑榆之上千有五百隱隱望林藪之

內事十二千平視乃一千里之數舉目乃五百里之觀仰瞻中
百里內矣屬高屬地三千里焉散漫一方則無咎須隱雜殺氣則
可占

風之遠近

從十里而來則動葉自百里而來則鳴條搖林木葉核為二三百
里之限折大小枝幹乃四五百里之約飛沙走石有千里之遠拔
大木有千五百里之遙半日半夜為五百里之風一日一夜是一
千里之風三日三夜則風起三千七日七夜則風遍天下若近山
澤水濱風氣異常可話

占例篇

星體搖者為動搖生鋒芒者為芒角喜則光色潤澤怒則光芒枯
燥疏折多相離而疏就聚之相近而數大者大於本體吉星吉而
凶星凶小者小於本體凶星吉吉星惡存者守常得正亡者失其
本體未當去而去則為出一云離其宿分為出不應來而來則為

入又曰同體共色為入二星相遠則無傷七寸以內則必災同色
同光為合焉南北乖隔為離矣盈則超舍太進縮為退舍太遲舍
者經其宿而去其緩宿者經其舍而過其疾居乃在其宿位習乃
位而不移東西相應則為中在其中過則為經經其中過則為貫
光芒刺之為刺名磨謂切逼而過靡雖逼而開生鬪則往而返復
掩則蔽而滅精同為二體合一察之名辨其形環乃繞而不過繞
乃環而不周凌者直往凌去句者往返如鉤已為往返又往再鉤
如已之遊曰牡曰牝在陽在陰兩體俱動而相觸曰觸自上而下
若犯之則曰乘一動一靜直相至則為抵以大迫小以上迫下則
為侵兩體相著為薄會之論居之不去為留守之稱遲者不及常
度疾者行而過之逆以西行乃曰退卻順以東行乃為進弛相逢
於一宿謂之會倒自三星以上稱之聚期從有遲疾次第相及月
中見星星會月也月掩星體星為月會也相近盛明而為同光也
可見自上侵會而為犯嚙也奚疑世無分守之士郡守乃古之諸

侯往制殊稱廷尉猶今之獄吏鮮卑即北狄之遺種戎夷即可兼
酋帥之例文雖具於書術則在於意凡欲以致遠鉤深可通曉天
文之精義天一閣藏本

金吾案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曰岳熙載字壽之湯陰人金司
天大夫

流注指微鍼賦

何若愚

疾居榮衛扶救者鍼觀其虛實與肥瘦辨四時之淺深取穴之法
但分陰陽而谿谷迎隨逆順須曉氣血而升沈原夫指微論中頤
義成賦知本時之氣開說經絡之流注每披文而參其法篇篇之
誓審尋覆經而察其言字字之明論疑隱皆知實虛總附移疼住
痛如首神鍼下獲安暴疾沈疴至危篤刺之勿誤詳夫陰日血引
值陽氣流日温鍼暖牢濡深求諸經十二作數絡脈十五為周陰
俞六十藏主陽穴七十二府收刺陽經者可臥鍼而取奪血絡者先
俾指而柔呼為迎而吸作補逆為鬼而從何憂淹疾延患著灸之
田燥煩藥餌而難拯必取八會癰腫奇經而畜邪纖猷砭瘳況乎

甲膽乙肝丁心壬水生我者號母我生者名子春井夏榮乃邪在
秋經冬合乃刺矣犯禁忌而病復用日衰而難已孫絡在於內分
血行出於支裏悶昏鍼運經虛補絡須然疼實痒虛寫子隨母要
指想夫先賢迅効無出於鍼今人愈疾豈離於醫徐文伯寫孕於
苑內斯由甚速范九思療咽於江夏聞見言希大抵古今遺跡後
世皆師之纂鍼魅而立康瀨從被出秋夫療鬼而鍼効魂免傷悲
既而感指幽微用鍼直訣竅齊於筋骨皮肉刺要痛察於久新府
藏寒熱接氣通經短長依法裏外之絕羸盈必別勿刺大勞使人
氣亂而神墮慎妄呼吸防他鍼昏而閉血又以常尋古義由有藏
機遇高賢真趣則超然得悟逢達人示教則表我扶危男女氣脈
行分時合度養乎時克注穴穴須依今詳定療痛之儀神鍼法式
廣搜難素之秘密文辭深考諸家之肘函妙臆故稱瀘江流注之
指微以為後學之規則

鍼灸四書

金吾案鍼灸四書元寶桂芳編其一日何若愚流注指微鍼賦前有闕明廣序若愚仕履未詳明廣序曰近有南唐繼何

公撰指微論又曰近於貞元癸酉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貞元癸酉金陵王貞元元年也明若愚為金人可知

鍼經標幽賦

寶傑

拯救之法妙用者鍼察歲時於天道定形氣於予心春夏瘦而刺
淺秋冬肥而刺深不窮經絡陰陽多逢刺禁既論藏府虛實須向
經尋原夫起自中焦水初下漏太陰為始至厥陰而方終穴出雲
門抵期門而最後正經十二別絡走三百餘支正側偃伏氣血有
六百餘候手足三陽手走頭而頭走足手足三陰足走腹而胷走
手要識迎隨須明逆順況乎陰陽氣血多少為最厥陰太陽少氣
多血太陰少陰少血多氣而又氣多血少者少陽之分氣盛血多
者陽明之位先詳多少之宜次察應至之氣輕滑慢而未來沈澀
緊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熱而留疾未至也據虛實而痛氣氣之至
也如魚吞鉤餌之浮沈氣未至也如閒處幽堂之深邃氣至速而
効速氣遲至而不治觀夫九鍼之法毫鍼最微七星可應眾穴主
持本形金也有蠲邪扶正之道短長水也有決凝開滯之機定刺

象木或邪或正口藏比火進陽補羸循機捫而可塞以象土實應五行而可知然是一寸六分包含妙理雖細擬於毫髮同貫多歧可平五藏之寒熱能調六府之虛實拘攣閉塞追入邪而去矣寒熱痛痺開四關而已之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後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氣隨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定脚處取氣血爲主意下手處認水木是根基天地人三才也湧泉同璇璣百會上中下三部也大包與天樞地機陽蹻陽維并督脈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陰蹻陰維任衝帶去心腹脇肋在裏之疑二陵二蹻二支似續而交五太兩閒兩商兩井相依而列兩支足見取穴之法必有分寸先審自意次觀肉分或伸屈而得之或平直而安定在陽部筋骨之側陷下爲真在陰分郄腧之間動脈相應取五穴用一穴而必端取三經用一經而可正頭部與肩部詳分督脈與任脈易定明標與本論刺深刺淺之經住痛移疼取相交相貫之選豈不聞臟腑病而求門海俞募之微經絡滯而求原別交會之道更窮四

根三結依標本而刺無不痊但用八法五門分主客而鍼無不效八脈始終連八會本是紀綱十二經絡十二原是謂樞要一日刺六十六穴之法方見幽微一時取十二經之原始知要妙原夫補瀉之法非呼吸而在手指速効之功要交正而識本經交經謬刺左有病而右畔取瀉絡鍼遠鍼頭有病而脚上鍼巨刺與謬刺各異微鍼與妙刺相通觀部分而知經絡之虛實視浮沈而辨藏府之寒溫且夫先令鍼耀而慮鍼損次藏口內而欲鍼溫目無外視手如握虎心無內慕如待貴人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氣散右手輕而徐入不痛之因空心恐怯直立側而多暈背目沈摺坐臥平而沒昏推於十十變知孔穴之開闔論其五行五藏察日時之旺衰伏如橫弩應若發機陰交陽別而定血暈陰蹻陰維而下胎衣痺厥偏枯迎隨俾經絡接續漏崩帶下溫補使氣血依歸靜以久留停鍼待之必準處取照海治喉中之閉塞端的處用大鍾治心內之呆癡大抵疼痛實瀉痺麻虛補體重節痛而俞居心下否滿

而并主心脹咽痛鍼大衝而必除脾冷胃疼瀉公孫而立愈胃滿
腹痛刺內關脇疼肋痛鍼飛虎筋攣骨痛而補魂門體熱勞嗽而
瀉魄戶頭風頭痛刺申脈與金門眼痒眼疼瀉光明於地戶瀉陰
郄止盜汗治小兒骨蒸刺偏厯利小便醫大人水蠱中風環跳宜
刺虛損天樞可取由是午前卯後太陰生而疾溫離左西南月死
朔而速冷循捫彈弩留吸母而堅長爪下伸提疾呼子而噓短動
退空歇迎奪右而瀉涼推內進搓隨濟左而補煖大凡危疾色脈
不順而莫鍼寒熱風陰飢飽醉勞而切忌望不補而晦不瀉弦不
奪而朔不濟精其心而窮其法無灸艾而壞其中正其理而求其
原免投鍼而失其位避灸處而和四肢四十有九禁刺處而除六
腑二十有二昔聞高皇抱疾未差李氏刺巨闕而復甦太子暴死
為厥越人鍼會維而復醒肩井曲池甄權刺臂痛而卽射懸鍾環
跳華陀刺躄足而立行秋夫鍼腰俞而鬼免沈疴王纂鍼交俞而
妖精立出取肝俞與命門使醫士視秋豪之末刺少陽與交別俾

聾夫聽夏蚋之聲嗟夫去聖愈遠此道漸墜或不得意而散其學
或愆其能而犯禁忌痛庸愚知淺難契於元言至道淵深得之者
有幾偶述斯言不敢示諸明達者焉庶幾乎童蒙之心啟鍼經指

流注通元指要賦并引

竇傑

望聞問切推明得病之原補瀉迎隨揭示用鍼之要予於是學
自古迄今雖常覃思以研精竟未鉤元而索隱俄經傳之暇日
承外舅之訓言云及世紛踵罹兵擾其人也神無依而心無定
或病之精必奪而氣必衰兼萬國因亂而隔殊醫物絕商而那
得設方有效歷市無求不若砭功立排疾勢乃以受教遂敏求
師前後謹十七年曉會無一二輩後避屯於蔡邑方獲訣於李
君名源斯人以鍼道教疾也除疼痛於目前愈瘵病於指下信
所謂伏如曠弩應若發機萬舉萬痊百發百中者也加之以好
生之念初無竊利之心嘗謂予曰天寶不泄於非人聖道須傳

於賢者僕不自揆遂伸有求之懇獲垂無吝之誠授穴之所祕者四十有三療疾而弗瘳者萬千無一遂銘諸心而著之髓務拯其困而扶其危而後除疼痛迅若手拈破結聚渙如冰釋夫鍼也者果神矣哉然念茲穴膺而或忘借其聲律則易記輒裁八韻賦就一篇詎敢匿於己私庶或傳於同志歲次壬寅重九前二日題

必欲治病莫如用鍼巧運神機之妙工開聖理之深外質砭金能蠲邪而扶正中含水火善迴陽而倒陰原夫絡別支殊經交錯綜會溝池谿谷以歧異或山海邱陵而隙其斯流派以難揆在條綱而有統理繁而昧縱補瀉以何功法捷而明自迎隨而得用且如行步艱移太衝最奇人中除脊膂之強痛神門去心性之呆癡風傷項急便求於風府頭暈目眩要覓於風池耳閉須聽會而治也眼疼必合谷以推之曾膈身黃取湧泉而即可腦昏目赤瀉鑽竹以偏宜若兩肘之拘攣仗曲池而平掃四肢之懈惰憑照海以消

除牙齒痛呂細堪治頸項強承漿可保太白宣導於氣衝陰陵開通於水道腹膜而脹奪內庭以休遲筋轉而疼瀉承山而在早大抵腳腕痛崑崙解愈股膝痛陰市能醫癩發顛狂兮憑後谿而療理瘧生寒熱兮仗閒使以扶持期門罷胷滿血膨而可已勞宮退胃翻心痛以何疑稽夫大敦去七疝之偏疼王公謂此三里卻五勞之羸瘦華老言斯因知腕骨祛黃然谷瀉腎行閒治膝腫腰疼尺澤去肘疼筋緊目昏不見二閒宜取鼻窒無聞迎香可引肩井除兩胛痛難忍絲竹空療偏頭疼不忍欬嗽寒痰列缺堪憑暖職冷淚臨泣尤準寬骨將腿疼以祛殘腎膺把腰疼而瀉盡以見越人治尸厥以維會隨手而甦文伯瀉死胎於陰交應鍼而隕足表諸痛為實但麻曰虛鍼經指南作聖人於是實則自外而入也虛則從內而出歟以故濟母而裨其不足奪子而平其有餘觀二十七之經絡一一明辨據四百四之疾證件件皆知從此天枉都無躋斯民於壽域幾微已判彰往古之賢書抑又聞心胷病求掌後

之大陵肩臂患責肘前之三里冷痺腎敗取足陽明之土連臍腹
痛瀉足少陰之水脊間心後者鍼中渚而立痊脇下肋邊者刺陽
陵而卽止頭項擬後谿以安然腰腳在委中而已矣夫用鍼之士
於此理苟明焉收卻邪之功而在於撚指

濟生拔萃方參鍼經指

以南上原列卷一百二十

金吾案宋金時有兩賣卿同時同名同字而且同以醫顯金
之漢卿仕至太師即撰鍼經指南者宋之漢卿隱居不仕卽
編鍼灸四書之寶桂芳父也

金文最卷六十

及門張月霄所輯金文最百廿卷其元書以償負爲郡城某氏取
去副橐百卷經其從子煦涵補鈔成完帙者今藏罟里瞿氏恬裕
齋鮑子芳谷明於書籍勤購訪與恬裕齋主人善假出倩工繕寫
全部經歲始完以書屬題余惟是書劖劂固難卽繕鈔亦屬不易
甚嘉芳谷之能好事爲此書多一傳本也爰書數語距作序之年
閱十有八載其中人事變遷盛衰多故撫卷不勝慨然
道光庚子十一月長至前三日七十九交廷鑑跋

先榮祿公喜聚書嘗購得昭文張氏月霄所輯金文最一百二十卷擬付剞劂時譚玉生舍人丈亦贊成之旋以夷氛多惡往來遷徙迄靡定居事遂中止越廿餘年榮始募工刻之既成爰跋其後曰嗚呼夫人肖三才之類稟五常之精咸欲耀聲施垂永譽藉彼縑竹留其馥芬是以揚雲草元冀知音於異世劉書著書誇媿榮於千駟然究之陵移谷遷草亡木卒貞幹一去名字翳如者可勝道哉是則蒐墜補遺拾殘摺逸睠茲重責惟在後賢竊嘗讀是書所輯金源一代之文而有感矣溯夫渤海龍興馳電掃始於收國以迄海陵文字甫興制科肇舉譬之唐室初定議禮多藉馬周魏臺始營故事或諸王粲此一時也大定明昌四方靜謐乘輅之使酌匹裂而敘歡射策之英染緹油而試藝愷樂娛晏雍容揄揚譬之馬工枚速奮飛於孝武之朝柳雅韓碑績藻乎元和之盛此又一時也逮乎汴水南遷邊疆日蹙龍蛇頽洞豺虎縱橫羈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談兵劉越

石之清剛輒聞傷亂此又一時也惜乎至大修史疏略甚多鉅製
名篇並遭刊削瑣聞軼事會靡蒐訪夫完顏拓宇雖僅百年禮樂
彬彬頗稱明備有若王趙經學陳蕭史才韓道昭之通音韻馬定
國之明金石楊雲翼肇精史鑑李屏山晚託楞嚴工測算則趙知
微矜儲藏則蔡正甫兀欽葬法元素醫方並有專書足資稽考以
至拙軒竹谿黃華遠山諸老又皆詞林之杞梓藝苑之英韶烏得
云杞宋無徵提蜚牛佚耶張氏此書博采兼按條分臚列復旁及
乎稗官小說樂石吉金地志輿圖釋經道藏存真別贗擇精語詳
如聚碎金以歸鑪鞴如斲翹材以成榱廡較之蕭樓所錄孫苑所
編姚粹呂鑑之作按玉題襟之選蓋用力爲獨勞而洽聞爲更備
矣棠學殖久荒行能無算曩承先訓擬付琬鐫荏苒時光又將廿
載所幸密山墜簡猶得拾於崇賢冀同汲冢古文當共珍乎束哲
誠喜之也誠慰之也光緒九年癸未二月花朝南海伍紹棠跋

